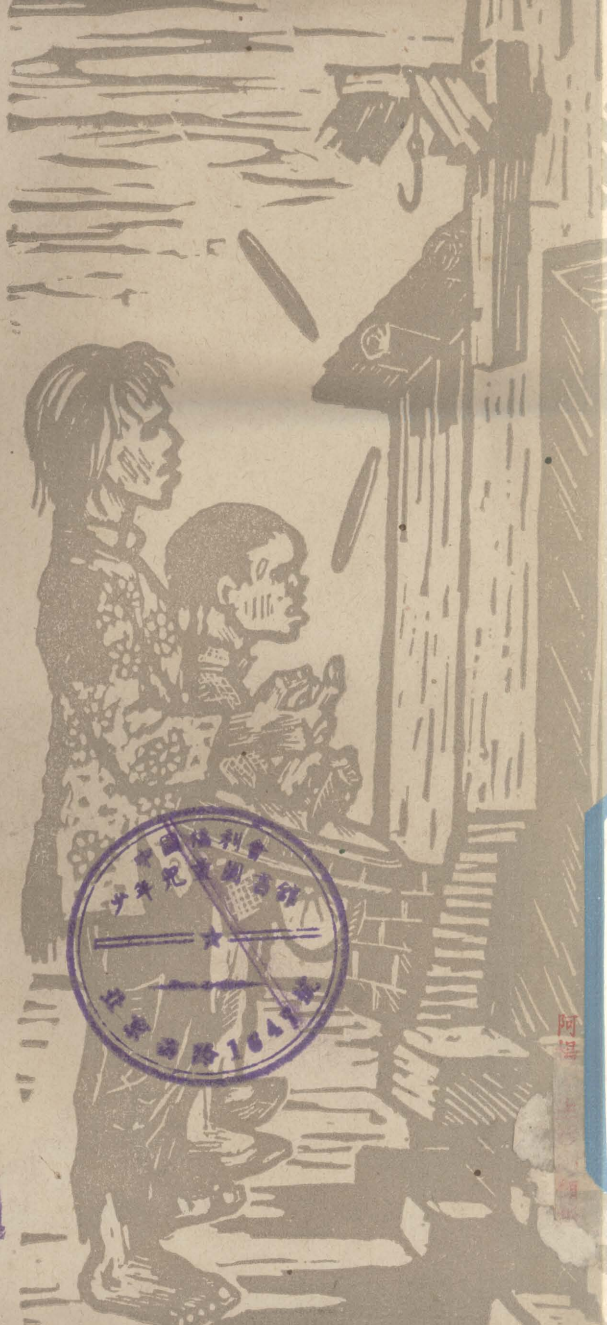


熟悉的人

開明少年社編

中國福利會
少年兒童圖書館
上海福州路二四五號



阿星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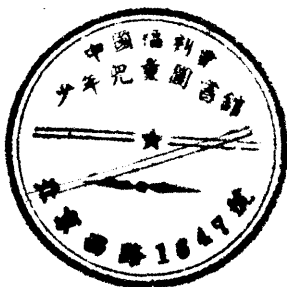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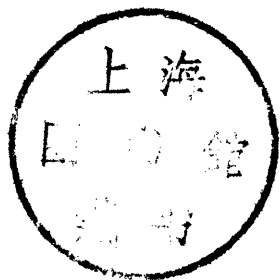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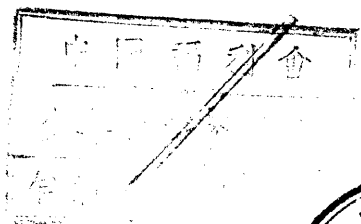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08 9318B

登記號	4981
分類號	58-11

登記號	1822 60721
分類號	79-8

人的悉熟

編社年少明開



行印店書明開

熟 悉 人 的

國民三十一年一月
國民三十三年三月

每册定價 〇三・〇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洪人

編者

開明少年社

有 著 作 權 ■ 不 准 翻 印

序

我們在「開明少年」第十三期到第十八期刊載過應徵文稿「我所熟悉的一個人」，每期刊載三四篇。這回我們徵文集刊集子，又出了這個題目。讀者諸君踴躍投稿，收稿總數達到七百三十件，是我們首先要表示感謝的。現在從其中選出二十九篇，編成這本集子。不是說其餘的都不好，只因篇幅有限，有若干篇只能割愛了。從大部分投稿看來，我們很慶幸我們沒有把題目出僵，以致使應徵者無從下手。出僵題目是國文教師常有的事兒。不站在學生的地位着想，不去揣摩學生心意中大致有什麼可說，單憑自己的意見，興趣與感情出題目，結果往往是出僵。我們居然沒有犯上這種毛病，題目雖由我們出，實際還是由投稿諸君自由發揮，彷彿本來要作這麼一篇文字似的，沒有勉強敷衍，硬要作文的毛病。我們感覺慶幸的，就在這一點上。

現在我們來談談，即就「我所熟悉的一個人」這個題目說，作成好文字到底憑哪些條件？

單憑一枝筆，一張紙，必然寫不成什麼好文字。進一步說，單憑能言善辯，也寫不成什麼好文字。能言善辯只是一種技術，必須有東西可說，才可以運用這種技術。要有東西可說，就不是作文當時的工夫了，須在生活中間隨時觀察，隨時體會。觀察得精，體會得深，那才有了可說的東西，說出來也自然有了技術。技術是從生活經驗得來的，不是某幾個文學家創造出來的，每一個文學家的技術都是從他的生活經驗得來的，這是執筆作文的人首先要記住的事情。

寫人物的文字，普通說起來，寫得那人的形貌逼真，神態宛然，算是好文字。寫得那人的一言一動都足以傳出他的心思性情，算是好文字。寫得那人處在某一些環境之中，內心與環境相應合，相激盪，演成一段生活，一番功業，算是好文字。試問這種種工夫哪一種是在鋪開稿紙提起

筆桿的時候得來的？乾脆說一句，如果平時沒有識得人物，在鋪開稿紙提起筆桿的時候必然不會有這種種工夫，哪怕你想得心血枯了，頭髮白了，也必然不會有。所謂識得人物原是要去「識」的，「識」是實實在在的經驗，一點一滴的經驗，不是憑空「想」出來的。有了經驗，就自然能形容某人的形貌神態，自然能覺察某一些言語行動最足以見出他的心思情性，自然能見出他在某一些環境中內外面的整個生活。那是想也不用想的，要說，說出來就是，要寫，提起筆來就是。

文字中有一體叫做傳記，是寫實際的人物的。寫得好傳記的人爲什麼寫得好？與其說他文字的工夫好，不如說他識得人物的工夫好。他能夠識得人物，才會把某一個實際人物活生生的傳出來。文字中又有一類叫做小說，小說中必然有人物，那些人物卻是虛構的。雖說虛構，仍然依傍實際的人物。不過不只依傍某一個姓張姓李的實際人物，而在許多實際人物中加以提煉，創造出一些雖是虛構仍屬實際的人物來。我們說某一篇小說寫人物寫得好，與其說作者文字的工夫好，不如說他識得人物的工夫好。他能夠識得人物，才會把許多人物加以提煉，創造出一些雖是虛構仍屬實際的人物來。

說到這裏，就可以知道識得人物才是根本。識得深切，寫出來當然深切，識得淺薄，寫出來不免淺薄，一無所識，硬要寫也沒法寫出。

有人喜歡把某一類人稱爲「能寫文字的人」，與「不能寫文字的人」區別開來，言辭之間彷彿含有一種意思，「能寫文字的人」是一個魔術家，他能夠玩文字的把戲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提起筆來，就可以寫成好文字。誰如果存着這種想法，那是不大妥當的。「能寫文字的人」應該解釋爲「有經驗的人」，他有經驗，又會運用文字，就能夠寫成好文字。無論寫人物，寫道理，都是如此。如果沒有經驗，誰也寫不出好文字來的。

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葉聖陶

目 錄

瘋子榮	汪芸石 (一)
李司務	吳燦環 (三)
唐老師	羅傳啓 (五)
強大志	汪門生 (八)
父親的憤怒	秋 心 (一〇)
冬林	譚聲正 (一二)
教導主任	張漢駿 (一四)
三舅	田 桑 (一六)
班長周東華	汪時夏 (一八)
淑喬姐	孫熙靖 (二〇)

- 賣瓜果的小孩……………錢長壽(二三)
- 蒼勁的老松樹……………夏翔(二五)
- 白毛公公……………林湘沅(二九)
- 側頭……………升羽(三三)
- 父親變了……………陳默(三四)
- 由「紅樓夢」到「母」……………古愚(三七)
- 我的父親……………北崙(四〇)
- 雲岳仙館的三公……………梁文醒(四三)
- 宋子升先生……………矇明(四四)
- 固執的老蜘蛛……………任舒(四五)
- 蕭棣——這個不可磨滅的影子……………殷滔(四七)
- 擦皮鞋的孩子……………林國熙(五〇)
- 童年的夥伴——阿壺……………勁艸(五三)

家鄉的老虎	肖曼思 (五)
放牛的孩子——細姝	區傳鐙 (五)
推車阿勇	曹揆百 (六)
媽媽和家	范大霖 (六)
我的小弟弟	何永繁 (六)
林海的哲學	珍藝 (六)

瘋子榮

汪芸石

瘋子榮是我家隔壁的一個老農夫，長長的個子，紫銅色的皮膚，一張方方的臉，花白的頭髮，終年穿着一件老布衣裳。他生性沈默，不大愛說話。初次看見他，的確覺得他傻裏傻氣的，一股瘋相。記得我小時候，有次在街上遇見他，我學着大人們，也叫了他一聲「瘋子榮」。

「瘋子榮配你叫！你這小鬼！哼！」他拉下臉孔來，真把我嚇着了。以後我就不再這樣叫他了。

有一天，父親從上海回來。瘋子榮到我家來和父親談心，父親教我叫他「榮伯伯」。我看了他那付鬼相，羞澀得不敢開口，一溜煙跑了出來。

後來父親對我說：「瘋子榮並不是瘋子，你不必怕他，他小時候和我同學，聰明的很，那些大學、中庸、唐詩之類，到現在他還背得來哩。無奈他脾氣太剛，受不住一點兒委屈。十四歲上，他父親給他在蕪湖找了個生意，叫他去做學徒。那店裏的老闆叫他倒尿壺、倒洗腳水，他就不願意，終於被歇了生意。一肩鋪蓋賣茴香了（做不來生意，回鄉的意思）。他的父母天天打他罵他——無出息，耕田鬼，——的確；他種田種得頂好，十八歲時，平肩能挑一擔多穀……可是有一天鄰人娶親，少了一個擡轎子的，瘋子榮的父親叫他去，他卻死也不去，後來他父親動了怒，大罵了他一頓：『文不能測字，武不能救火，好吃懶做。』不料瘋子榮也嘔了氣，竟和他的父親打起架來，兒子豈能打老子，所以人家說他瘋了。他父親也因此憂愁而病死了。這些話你在外面不要亂說，給他聽見要生氣的。」父親說完了還叮囑我。

的確，瘋子榮的脾氣在我們這條街上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他高興的時候，待人卻非常溫和，和人家每每談得一股的勁。他認得萬把字，在農人中可以說沒有人及得到他。他最愛讀古詩，普通的幾首唐詩，都能順着口兒哼，談得高興的時候，他總得夾上一兩句。記得勝利消息傳來那晚上，許多人圍在環秀橋頭，與高采烈的談着原

子彈什麼的，他卻夾在中間大聲的唱着：「劍外忽聞收薊北，初聞涕……」旁邊的人哄然大笑起來。他卻惱怒

了；罵聲「對牛彈琴」，自顧自走了，大家笑得更利害了。

前年夏季，天久不下雨，黃山左近鬧着旱災。農夫們都成羣結隊的求雨，瘋子榮卻整天的悶在家裏結草鞋、搓草繩、修水車……別人說：「瘋子榮又發瘋了。」他的老母親也嘆喏着：「不到黃山峯去求龍王，偏要死在家裏，天不下雨，看你修水車有啥子用！……」他卻一句話也不回。

到了秋季，農家的收成都很壞，瘋子榮只種了幾畝田，連吃的也成問題。父親看他生活窘迫，勸他去到小學裏去當國文教員。他卻堅決的回絕了。他說：「我餓死也不去幹那鬼差使，一天到晚貓跳狗叫，簡直誤人子弟！」一個陰雨的黃昏，門外突然鬧喳喳的，瘋子榮在叫，他母親在哭。

「瘋子榮又在和他的母親吵架了，不要出去管閒事！」母親囑咐我說。

可是我偏要在門縫中張望，原來是保長和兩個軍隊在和瘋子榮拉拉扯扯的。

「收成不好，納了糧！還要出什麼費！什麼捐！怪事！不是逼得叫人做强盜！當土匪！」瘋子榮在掙扎着，怒吼着。

「保長先生呀！他是瘋子呀！你不要和他計較，明天我一準交，保長先生！他是瘋子，放了他吧！……」他的母親哭哭啼啼地在中間攔阻，只見保長的手杖上下的揮着。

這年冬天，他的母親去世了。那時我在學校裏，弟弟寄來了一封信告訴我說：「瘋子榮的母親前天病死了，喪葬費都是鄰舍們幫忙的……瘋子榮似乎真要發瘋了，整天的不見他說一句話，昨天他還做了一篇祭文：嗚呼！吾母亡於勝利後一年，生前既未享人間樂趣，死後乃作陰間窮鬼。十四日晚，吾母奄奄一息；尙高呼求治，嗚呼！不孝子無力請醫，而又無錢製羔奉養……嗚呼！痛哉！……」

我看完了這封信，沈默了許久，心中不知道是悲哀，還是怨憤。

今年開學前的一個晚上，我獨自在門口乘涼。瘋子榮從後面走來，對我說：「芸石，你在乘涼嗎？今天真熱呀！」

「是，榮伯伯，」我回答他。

「半年不見你了，長得真快，又用功——暑假中總不見你出來玩！」他說着就在我面前的石凳上坐了下來。「哪裏用功。在家看看書，睡睡覺。」我謙虛着。忽然一陣陣地臭味送入我的鼻孔，原來是他那件「千補百納」的褲上飄來的汗臭。

「不久就要開學了吧，學費要多少？」他和我聊起天來。

「九月初要開學了，學費要一擔多米咧！」

「像你這樣用功，一擔多米決不白費的，將來一定可以為我們村上多做些事業。」

「這是哪兒話，現在讀書人都沒有什麼出路，還是你們種田的人好哩！」

「種田人一年到頭，在牛糞、污泥裏打滾，好幾粒穀，還不够納糧出捐……」

「現在到處都一樣，你們種田人將來一定會好的，只要身體健，有力氣，哪愁沒有飯吃？」

「唉！我已四十多歲的人了，還有什麼力氣，還不是活一天算一天。」

我們沈默了。最後他說：

「我到前街去聽聽看，有沒有什麼風聲。」他伸了個懶腰，站了起來朝前街走去。他那瘦長的背影一搖一擺地，漸漸在黑暗中消失。隱約的又聽見他朗誦起古詩：「垂成穡事苦艱難，忌雨嫌風更怯寒，賤訴天公休掠剝，半償私債半輸官。」

李司務

吳燦環

他本來不很高，因為瘦，才顯得他並不矮。

我初進簡師的時候，他就在這兒了，專管發煤油燈的職務。每天下午，他蹲在草坪上，上油，打氣，擦玻璃罩子，天一黑，他就點着美孚燈去把煤油燈一盞一盞的點燃。這時候，就有許多同學們圍着他：

「李司務！這盞我們要。」

「不，這是我們的，我先講，李司務。」

「每回我們的總不亮，這回可要揀盞好的。」

「做好事吧！莫造孽，我們的眼睛可要瞎了。」

「別爭；都是好的。」他總是這麼簡單的一句。

從這間教室跑到那間教室，從這條石階跑到那條石階。一年四季穿着一套青衣褲，不新，但也沒補釘。臉上永遠掛着笑。

這不是一件很好做的工作。煤油燈有時候出了毛病，班上的風紀股或者總務股把他找來，加點油，又加些氣。要是再不好，同學們便會在下面亂叫起來的。就是這樣冷天，他也會急出一頭的汗。一直到煤油燈恢復了光亮，他才噓一口氣說：「我還不是把它診好了。」臉上露出驕傲的笑。

他待人很和氣。同學們請他買東西或做點什麼，他沒有不答應的。同學們生疥瘡或別的皮膚病，他會自稱內行給他們治。什麼風熱病囉，溼氣病囉，更會自動給他們配草藥。我常常請他買檳榔，每次總留下一口在他手上。他笑着送到口裏，說一聲「多謝」。也許這口檳榔的力量真個大，無論我叫他做什麼，他總很快的去做，臉上還老掛着笑。

他很沈默，有時候，又愛把過去的一些事，做閑談的題材。

有一回，黃綱浦老師才到簡師來，因為他衣服穿得特別講究，我們便談論着。李司務正在修理煤油燈，他插嘴說：「黃先生嗎？我認得，潭中第九班的，那時候，我也在那裏做，日子過得真快，看着他大學畢業又賺錢了……」他聲音漸漸低下去，似乎帶點感慨。

當熟天的晚上，他常常和一些同伴——張司務，方司務，在大成殿前面乘涼，聊天。有回我口渴了，跑到前面去喝水，聽到他在說：

「我在潭中男生部做了十三年，簡師的先生，蠻多我都認得！楊先生是第八班的，黃先生是第九班的，吳先生是十一班的，眼看他們都在做事了，我呢？依舊是個工人，永遠是個工人……要是有的話，我的兒子不是也

進了學校嗎？哈哈！說不定這時候我也做老太爺哩！唉！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……」他苦笑着，聲音帶着顫抖，打破了四周靜寂的空氣。

這期開學的前一天，我到學校來玩，聽得黃老師問他：

「李敬臣，你的兒子死了？」

「死掉幾天了！」

「好大了？」

「十八歲。」

「十八歲？可惜了……莫着急，人已經死了，急也沒用。也許還會生一個呢。」黃老師不經意的說。

「唉！四十歲了，只這麼一個兒子……」他眼角含滿了瑩瑩的淚珠。

他也許會恨天老爺太殘忍，恨命運太不公平。然而這樣的悲劇卻到處在重演着。舊的社會制度造成人間不平，不幸的事，老是降臨在不幸的人的頭上，他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個罷了。

開學已兩週了，他似乎在工作裏忘記了死去的兒子。成天跑來跑去，仍然是一臉笑容。

唐老師

羅傳啟

我讀的小學是孤兒學校，專招收一些無爹無媽，無依無靠的兒童。學生的伙食、衣服等日常費用，都由救濟院供給。生活極苦，每日兩餐糙米飯，一鉢豆腐湯。睡的是竹牀，一條又黑又破的爛棉絮、同學大多只穿兩件襤褸的單衣過冬。我們的老師也很窮。最使我不能忘記的，就是我們的級任唐老師。

唐老師是一個瘦長的女子，圓圓的臉，額上全是很深的皺紋。她時常掛着笑臉，待人很和氣；學生的生活她尤其關懷。每週星期六，她要上一節特殊的課——檢查同學身體的清潔。

唐老師對我們並不很嚴厲，但同學們都很敬畏她，但又不是老鼠見了貓那樣的怕她。同學們犯了校規，或是

扯皮打架……她看見了不打也不罵，只喊到她房裏去，好好的勸告。

她兼教數學，體育等課程，教授的方法也跟別人不同，多用獎勵的方法，如某人作文好，她就在講臺上公開的念出來，讓大家聽。上算術課，常常出兩個較難的題目，如有同學做出，就獎一個餅，一塊糕，有時還是一枝毛筆。這樣一來，同學都歡喜上她的課，進步自然也較快。

那一年，長沙放火，敵機四處轟炸，我們的學校只得由湘潭遷至錦石鄉的一個破廟裏。

那一天，唐老師率領我們五十多個同學出發到錦石去。時節正是十月中，出發後沒走上十里路，天就下起雨來了。我們這羣不上十歲的孩子，還挑着自己的行李，被褥……一步一步的在泥中拖着，被架上的水就一滴一滴的流下來了，肩上的擔子也一斤一斤的加重起來，身上的衣服早已濕透了。

一位七歲的女同學流着眼淚說：

「唐老師，我不擔了，我走不動了……」

「到了那邊你難道不蓋被窩嗎？蠢東西……」唐老師和藹的說。

「情願到校受凍，我擔不了了。」

「孩子，快來，我們等你。」

「唐老師，我們要坐車子。」另一個同學說。

「唉！哪裏有錢呢？」

「唐老師，今天反正趕不到了，就在這旅館宿一晚吧！」又有一位同學哭喪着臉說。

「不，不，我們還是趕到的好。」

左一聲唐老師，右一聲唐老師，喊得她不禁歎起氣來。

天漸漸黑下來，風越吹越緊，雨也越來越大，好像故意作弄我們似的。路邊小河裏的水好像在沸騰。同學們的哭叫聲也更加悲慘了。唐先生用安慰的口吻說：

「你們莫哭了。學校離我們還有二十多里路，今天只好在前面那棟瓦屋裏去借宿了。」

兵一聲。「啊呀！我的被窩滾到河裏去了！」

「算了！好孩子，小心點，靠右邊走。」

「老師，我的行李早就丟了……」

「唐老師，前面那盞燈還遠得很呢？我一步也不能走了！」我彎着背，擔着鉛塊般重的被窩說。

「不要緊，只要耐煩的一步一步地向前，總會達到目的地的。」

我們七顛八倒，好容易才走到這屋子的前面。一陣汪汪的犬吠聲，把我們迎進了屋子裏。

「老師！屋子裏的燈怎麼熄了呢？」我驚奇的問。

「老闆！大老闆！請……請開門吧！我們是學生哩！」唐先生全身發抖，懇求着，打着門。

可是屋裏沒有半點響聲。

「我們是到胡氏宗祠去的，因為落雨，沒有趕得到。」唐老師繼續懇求着。

屋子裏真是死一般的寂靜，毫沒一點響動。可惡的風雨真要把我們活活的凍死！

在這毫無辦法之中，我們只得把簷下堆着的稻草，一把一把的架着，燒起火來。唐老師也跟我們蹲在一起烤火。這時候我們真像坐在救生船上，大家敘述着一路上不幸的遭遇。

大約三點鐘過，瀝瀝的雨聲才細起來。但接着就是一陣猛烈的狂風，像怪獸一般的吼着。微微的曙光，也慢慢地透射到我們的眼前。

「哈！你們真辛苦了！」忽然一位拿着扁擔，頭圍手巾的大漢站在我們前面。

「老闆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燒了你家這樣多的草。」唐老師笑容滿面的說。

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他們到哪兒去呢？我用車子送你老一下好嗎？」

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」

「先生！你不知道，我們這裏土匪多。前晚，對門保長家裏就給土匪搶得乾乾淨淨。鋪上的被窩，帳子，身上的棉襖……一起搶了去。全家大小手脚全綁住了，所以昨夜裏我們沒有開門。」

「難怪！原來是這樣的呀！真難怪！」

天大亮了，我們別了那家人，走了三個多鐘頭，才到新的學校。

唐老師我已整整的五年沒有看見她了。她那種熱心教育，刻苦耐勞的精神，以及愛護學生的熱忱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昨天聽人說：她老還在黃龍鄉十二保保校教課。這星期日，我想去看她。

强大志

汪門生

在初中第三學期，和我同桌坐的小劉因為染上了結核症，中途退了學，回家休養。一直到學期終了，我獨自坐着一個課桌。

到第四學期開學，全班的同學仍然照舊，我旁邊的位子仍然空着。一直到第三個星期一，我一早到學校，發現桌子角上貼了張名條，我滿以為小劉復學了，仔細一看，是「强大志」，三個墨跡未乾的草字。我發呆了，目不轉睛的對着那張新名條。

「老汪，有了同桌了，你還發呆幹啥？」一位同學問我。

「這位新同學是哪裏轉來的？是啥樣子？」我立刻問。

「不知道，還沒有看到他來嘍！」

我等等着，還不見新同學的蹤影。一直到預備鐘打了，才見他背着個大書包，跨進教室來了，斑斑的黑臉露着笑容，目光向在座的每位同學一掃，發現我邊上有位子空着，走過來，看了看是自己的名單，和我點了點頭就坐了下來。他先問我的姓名，又問我這學期課程進度。他的語調非常和順。後來他問起我全校師生的「思想」問題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不知他問的是怎麼回事。他見我怔住了，笑着說：「你不懂嗎？我們以後再談吧！」

我們一天天的搞熟了。一有空閒，他就介紹給我些書報雜誌看，告訴我世界各國的新聞；社會上各種的不平；聞一多被刺；各大都市逮捕學生；保長如何的欺詐百姓；鄉下農民怎樣的受苦等等。

以後我知道他愛閱讀課外書籍，喜歡寫作。我有時拿些課外書上的疑問或習作上的困難去問他，大多能得到完滿的答覆。我對他一天天的更加親密，更加尊敬了。

有一天，國文先生請了假，他和我到圖書室去閒逛。同學都上課去了，裏面沒有一個人，他翻了翻桌上的許多新雜誌，悵悵的跟我說：

「咱們學校這些雜誌是訂的，還是零買的？」

「大概完全是由圖書管理員零買的？」

「難怪什麼雜誌都有，大概他根本就不看，見了啥就買啥？」

整整地看了一個鐘頭，我們跑了出來，在一個枯井旁邊坐下了。他很氣憤地從衣袋裏取出三份雜誌來，上面蓋着圖書室的戳子，正是方才在圖書室裏看的那幾份。他恨恨地咬着牙齒，「嗤！」的一聲把它們撕成了兩半，甩入枯井中。他說：「他媽的，編這種雜誌幹什麼？想遮掩自己的醜相嗎？想瞞住人們的目光嗎？我不讓這種下流雜誌給同學們看到。下次他再買這類雜誌，我還得撕，看他能買多少！」

在這學期的第四週，有一天，他拿着一封信，驚惶地跑來對我說：「不得了了，家中有信來，我得立刻回去！」

「有什麼要緊事？」我問他。

「我們那裏的鄉長要拉我哥哥去打仗，父親和哥哥都不願意，結果和他們那羣狗黨打了一仗，父親和哥哥都受了傷。」他含着眼淚說。

「你回去又能怎樣？」

「我——，我要回去和狗黨算賬！他媽的，今晚趕夜路回家！」他氣憤地說。

「夜路不好走，況且有五六十里遠呢！不如明天一早走吧！」我懇切地勸他。

「不成，今晚一定得走，這信已經走了兩天了。」他堅決地說。

這天黃昏，他終於背着一個口袋，提着根棍子，回去了。

隔了一天，我就寫信去問候他父親和哥哥的傷，卻不見他的回信。直到現在，還沒有得到他的音信。他被打死了呢？還是被迫從軍了呢？

在這裏，我暗暗爲他祝福。

父親的憤怒

秋心

父親年紀才四十開外，是世路的崎嶇把父親折磨得蒼老了。黑黝黝的臉佈滿着皺紋，眼眶深陷，無神的眼珠閃着苦痛和憤恨的弱光，乾枯的嘴唇，四周有着長而且硬的鬍鬚，一頭蓬亂灰白的頭髮，瘦弱而不很高的身材。雖然他已顯得對人生的旅途有點疲憊，然而，他還是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擔，堅定地向前走。

他不常說話，老在沈默中工作，脾氣蠻古怪。在他憤怒的時候，就是我們做兒女的倒霉，給他厲聲大鬧一番。雖然我明知道不是自己的錯，可是不敢作聲，就是弟弟也不敢作聲。又知道父親的憤怒是由於生活的逼迫，自己這麼大了，還不能幫父親做點什麼。等憤怒發洩過了，他似乎也知道兒子並不該受氣，在他那經常嚴肅的臉上，透露一絲稀有的笑容，眼眶深處射出慈愛的光芒。他用和緩的口氣說：「物價這麼漲，生活實在過不下去，你們應該用功點讀書，將來可以在社會上立足。我一切的希望都在你們兩個身上……」弟弟照例對我扮個鬼臉。我只是感到父親給生活壓得氣也透不出了。爲了不使父親失望，我只有照他的吩咐，努力讀書。

有一次，父親從外面回來，虎虎地把那破舊的藍罩袍脫下來，往邊上一丟，蹬着腳說：「哼！這搶銅錫的世
界！」

我楞住了，照例不敢作聲，感到又要受一頓冤枉氣了，心在別別地跳，等候父親呵斥。

「抽壯了，就應該壯了出去！爲什麼要買？爲什麼要老百姓出錢？爲什麼？爲什麼？」這一連串的爲什麼當然並不要誰回答。接着他又說：「要錢！就乾脆要錢！哼，甲……甲長……幫兇……保……保長……鄉……長……狼狽……勾結……吃魚……吃肉……發財……」他激動得太厲害了，似乎喉間有許多話要擠出來。

做甲長的七叔子聽父親吉巴巴的罵，走過來對父親說：「五兄，你罵人也不能這樣罵，這是國家的大事！」

「國家大事，哼！鄉長在造房子，保長討小娘子。上回的壯丁費到現在還不公布。嘿！這些都是國家大事！」父親不服氣。

「這都是題外的話。五哥！你還是火氣小點，就說我七弟，對這個甲長也幹得實在有點頭痛，鄉長問保長要錢，保長問我要錢，我自然只有向戶長要了。日子又徧促了，後天就要結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還是想想辦法，賣脫五斗米……」

「米？哪裏來？做强盜沒有力氣，做小偷沒有本領，自己早在吃麥糲了。」

真的，麥糲粥實在也吃够了。我們爲了麥糲粥不容易嚥下去，只有少吃點，讓肚子挨餓。

待七叔子出去了，我鼓起勇氣向爸爸說：「爸，我做壯丁去。他們說一個壯丁有二十石米作安家費。拿了來家裏可以不再吃麥糲了。當兵也不一定死的，將來仍舊可以回來。」

爸冷笑一聲說：「你再大了三年，倒可以去了。現在還是好好的用功。我的希望就在你和你弟弟身上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起身來父親已不見了。弟弟也不知道父親到哪裏去的。我慌忙到廚房裏去找母親。母親告訴我：「父親到舅舅家去想辦法了，壯丁費總是要繳的。」不一會，父親回來了，氣喘喘的跑進屋子就往矮凳上一坐，鞋襪全給露珠沾濕了。母親問他怎麼樣？

「借到了五斗米。」父親有氣無力的說。「這些錢還不是給他們吃魚，吃肉，造房子……哼，人吃人的世界！」

母親和我照例不作聲。屋子裏一片沈默，只有母親給父親舀洗腳水的聲音。

父親一面脫鞋襪，一面對我說：「記着，你父親是好人，給這個人吃人的世界裏折磨得够苦了。希望你們將來會有安樂日子過！」他彎下腰洗腳，憤怒和疲倦的表情，使父親顯得更蒼老了。

我咀嚼着父親的話：「人吃人的世界……好人……這麼苦……將來……安樂的日子……」

屋子中仍舊一片沈默，只有父親洗腳的水聲伴着他的歎息。

冬林

譚聲正

接到叔父的來信，滿滿的三大張，都是一些不相干的瑣碎事，使人看得不耐煩。最後却附着一筆：「冬林已於前天死去，昨天一早就在後山安葬了。」

我被這兩句話頓時呆住了，一種不可言狀的悲哀，突然襲上心頭，忍不住簌簌地掉下幾顆眼淚。

冬林是我家的老工人。從我能記憶的時候起，就知道家裏有這樣的一個人：高個子，背佝僂着，斑白的頭髮，額上佈滿了可怕的皺紋，蒼老的臉上生着幾顆鐵屑麻子，刷帚一樣的鬍子，嘴裏時時咕嚕着什麼似的，走路好像要跌倒的樣子。

他不喜歡說話，也從沒有輕易的笑過一次，老是板着面孔，什麼也不睬，笨牛似的做着各種活路，從來不休息，也沒有聽見他發過怨言，整日像機器一樣的動着，生怕別人搶他的事做。家裏不論什麼事，沒有他是搞不好的。穀倉裏多少板子，多少橫槓，後山有多少墳堆，有幾顆大松樹，他都能够絲毫不錯地報出數來。

有一年冬天，正當收穫後山紅藟的時候，附近的小孩都來拾根。有個小孩偷偷地拉了幾個紅藟塞在籃子裏，被冬林發覺了，他直追了好幾里路，終於奪回了紅藟，還重重的打了那小孩一頓。惹得那小孩的父母上門來說話。當天晚上祖父叫人找冬林，直叫了七八遍還不見來，祖父只好自己到廚房裏去找着他，和藹的說：「冬林，以後不要再平白打人，萬一打傷了，不是好玩的。」

他掉轉頭，背對着祖父，一聲不響，面孔惡狠狠的。

「記住，下次絕對不要這樣了！」

他好像全沒聽見，臉色更難看了，突然撇下正在清理的用具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會祖是清末的翰林，家裏留了不少的田產。祖父，叔祖父，伯父，叔父等，都是一些「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」，只懂得吃飯的「書香子弟」。到我父親手裏，田地差不多賣光了。在我記憶中，有好幾年差不多全靠出賣

田地過年關。每逢這個時候，冬林的臉色便變得更難看了，他老是衝進撞出，什物用具弄得乒乒乓乓一片價響，連活路也不做了。有時獨自坐上一整天，不說話，甚至飯也不吃。這樣過了一個時候，田終於出賣了。但是從此以後，賣出的地方他是絕跡不去的，只要有誰提到那個地方，他總是痛苦地走開了。

家裏的賬越欠越多，不能不把曾祖的墳莊出賣了。那年冬天，家裏鬧得天翻地覆，寫契約，清丈界。辦酒席……大家都把冬林忘記了。我以為今翻冬林要發瘋的，然而沒有看見他的影子。一個黃昏，終於在曾祖父的墓地上發現了他。他臉色難看透了，半披着衣，拖着沒有後跟的鞋子，活像一隻受創的野獸，繞着墳地在打圈子，眼睛惡狠狠的直盯着地。我不敢上前去喚他。

一直到「落字」的晚上，我剛想睡，外面沸沸揚揚，鬧得非常利害，出去一看，只見叔父和幾個漢子拖住冬林，冬林卻像一條受傷的大蟲，掙扎着，死命的在地上打滾，哭得那麼傷心，口中在不成聲的叫着：「我對不起老太爺呀！他待人真好……如今落在土裏也不能安睡了……我……對不……」

大家死命的把冬林拉進屋子，勸他休息。第二天早上，聽得別人在說，冬林在屋子裏還是大哭不止，終於又摸到墳上哭了一整夜，至今還沒有回來呢！

這一次以後，冬林顯得越發蒼老了，而且常常發暈。祖父勸他休息，從此吃點閒飯終老，所以另外雇了一個工人。可是這麼一來，似乎傷了冬林的心。他也不說什麼，只抱着病，死命的做，半刻也不休息，反比以前更上勁了。而且他時常責罵新來的工人，什麼碗筷沒有洗乾淨哩，多花了油鹽哩，懶惰哩，……更背地裏在祖父面前說壞話。結果，祖父不得不把新來的工人辭掉。冬林卻心滿意足的笑了。

以後，活路便只好讓他獨自做下去了。他身體實在不能支持了，還是死命的拚，好像故意顯示他還沒有老。終於在今年二月裏，他挑着水從階梯上直撞下去，當時跌暈了，一連躺了幾個月，結果一條腿沒有用了。但是他還不斷的爬到後園裏和屋子周圍找些瑣碎事做，有人勸他別做了，他就歎息着：「老了！沒用了！只能吃閒飯了！」然而他已經整整的做了五十年了。

新請的工人終於來了，給冬林一個不小的刺激。冬林羨慕的打量着，一種嫉妒的仇恨在他臉上出現，他的病

也一天一天的沈重起來了。

暑假我回到家裏，冬林已經要別人照顧了，咳得很厲害，時常昏昏沈沈。然而晚上要是留着煤油燈，他還要爬下牀來吹熄。因為怕他跌，晚上只好不燃燈了。我到學校來的那晚上，他斷斷續續和我談了很久，最後悲傷地說：「二少爺，人打什麼緊，我自小跟着太老爺到北京，到浙江，到……看你祖父成立，看你父親伯父長大，一連三代了，又看着你們兄弟長大，看看我老骨頭又要進土了……只是……二少爺！你……將來多賺點錢，爭一口氣……」

「您好好保重，寒假再回來看看您。」我無可如何地安慰他。

「那個時候，只怕我早已進『土眼』了！」他勉強擡起頭來向我苦笑。

哪知這句話是我們最後的一句話，果然從此再不能見到冬林了。可是他姓什麼？是什麼地方的人？有沒有親屬？我還一概不知道呢！

教導主任

張漢駿

我進這中學來，就認識了他。他姓陳，生得出奇的矮，只有十五六歲的孩子那樣高。戴着眼鏡，剃着光腳頭。袍子的衣袖捲起了上半圈。走路來像怕踏死了螞蟻似的，一隻手提着衣裳，另一隻手像拿了東西似的握着拳頭。面上難得有一絲笑容，老是一付不可侵犯的樣子。因為他生得矮，同學就背地裏喚他「矮陳」。又因為他的兒子也在學校裏教書，所以又叫他「老陳」，叫他的兒子「小陳」。

他的生活再機械也沒有了。早晨，照例是七點三刻，做早操的時候到校；多半是步行，間或也坐黃包車。到了學校，看報，上課，代課，吃飯，一直到晚上八點三刻，九點鐘，才鎖上了辦公室回家。因為我們的學校在城腳邊，到他家裏儘是僻靜的小街，他又手無搏雞之力，深恐遇到歹人會向他找「外快」，所以總叫一個聽差提了盞燈籠送他回家。除了大年初一，和他生病的日子，終年是如此的。

他是我們學校的「元勳」。所以來了還不到兩年的校長先生，也凡事都讓他一著。他自己也以「元勳」自居。所以遇到校內有事，大家自然會找到他。他沒有什麼嗜好，如果硬要給他拉上一個——那就是代課。遇到任何老師缺課，他總是去代上，所以我們又稱呼他「萬能博士」。他又時常歎息說：「等到我代不動了，不知要怎樣了！」他深信這學校有了他才能開辦下去，一旦沒有了他，恐怕就要收歇關門了。

他曾經教過我們一學年的英文。他的學問我不敢加以批評，但教授法的不高明則是事實。他上新書照例只講一遍，讀倒要讀十餘遍。但是讀起來聲音低得很，沒有抑揚，永遠是那麼平板板的，使聽的人厭煩。可是他自已却一遍又一遍，讀得非常興奮。因為是他教我們英文，遇到別課教師缺課，總是由他來上英文，曾經有一個星期，我們一共上十一課英文。

這學期我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了。但是課程表中的兩課自習却仍舊由他來教英文。因為教本有教師在教，他就發講義給我們：第一篇是「密勒氏評論報」上選下來的「Will The Gold Yuan Hold」。兩張講義，足足教了有六個鐘頭。同學厭煩了，又想淘氣了，送了他一個 Gold Yuan 的綽號。從此以後，不論上課下課，同學看見他都會不經意的說：「Gold Yuan 來。」

他是教英文的，所以主張英文是萬能的，一天到晚就教我們讀英文。他不知說過多少遍這樣的話：「……現在沒有辦法，別的只好丟過一邊再說，英文總歸要弄好它。」他又教我們不要看小說，他說：「……那種文學名著是沒有功夫去讀了，現在且弄好了英文，別的只好丟過一邊。」又對我們說：「我覺得健康也十分重要……一天到晚讀書也不妥呵！……但有的時候，也只好如此，運動只好慢一點，功課不及格不行呵！尤其英文，沒有辦法想……」

近來前線撤退下來的士兵和他們的眷屬多得不得了。他們一定要老百姓騰出房間來讓他們住，害得老百姓走頭無路，終日愁眉苦臉的，抱怨打仗。他却又大發牢騷：「他們在前線作戰是爲了保衛我們，現在他們回來了，却連房子都不讓他們住，中國人就這樣自私……」

這樣說來，陳老師是一個最愛護同學，最不自私的教師了。但是他忽略了現實，阻礙了青年自由發展的路。

三舅

田 桑

在童年的模糊的記憶中，給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三舅。他是個又可憐又可愛的人，雖然他是有罪的，我卻永遠忘不了他。

我小的時候，因為父親經年在外面經商，難得回家一次，我和母親每年除了過年的幾天在自己家裏外，一過燈節就長期住在外婆家中。他們家很有錢，除了外祖父有點教人害怕外，別的人都很和善。三舅尤其喜歡我，時常掏一把銀角和銅元塞進我的口袋，帶着我到大橋頭去買些醬肉，或是杏仁茶，麩子酒之類的小喫。春天裏，我們常坐着小船到河裏去捉魚。那時三舅是個很漂亮的年輕人，我覺得他比自己的母親還可愛。

可是，最可惜的便是他那天賦的聰明和多餘的金錢，使他有了一件最可怕的嗜好——吸鴉片。當時禁煙並不是很嚴，他又是初學會，沒有什麼「癮」，所以還沒有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。除了吸煙他很講究吃。他對於「吃」的知識很豐富，方法也很別致，譬如在冬天，他可以喫到西瓜，鮮魚，春天能喫到螃蟹。更喜歡吃「時鮮貨」，真正成熟了他卻不愛喫了。我還記的很清楚，他和三姪住在靠北的一間廂房裏。我因為貪嘴，時常往他們屋裏跑。那間小屋確實清靜舒適。一棵冬青樹從玻璃窗間透過一些影子，印在書桌上，像一幅美麗的圖案畫。靠窗放着幾本書，現在想來大概是些「白香詞譜」「紅樓夢」之類。桌子後面是一張很大的木牀。牀上除了被褥之外，還有一個矮桌，上面放一隻紅泥爐子，生着不甚旺的炭火；煮的盡是些魚呀肉呀。三舅和三姪對面坐着，有時談的很有勁，有時竟一句話也不說，靜聽着窗外麻雀的吱喳。

三姪身體很弱，一雙瘦小的脚，難得下一回牀。她和三舅的脾氣，性情，完全是一樣。三舅喝酒，她也會喝。三舅抽煙，她也陪着。有時兩個人在牀上下棋，或是對着臉兒畫像。三舅除了每天早晨到上房請一次安之外，整天的時間便浸溺在這間小屋子裏。

在第二年的春天，三姪忽然害病死去了。三舅大概受刺激過深，人忽然變了，煙癮也越來越利害——每天要

吸四五錢的土，酒也一喝就是大半斤。他所去的地方教人找不到。偶爾我發現他坐在樹林裏或是小河邊發呆。他臉上失去了紅潤，變成了青黃色，頭髮時常是亂蓬蓬的。大家對他都感到厭惡，我也漸漸的覺得他可怕了。

大約他手裏也漸漸窘迫了，壁上的字畫及牀上的棉被都逐漸不知去向了，屋子裏不再像從前的溫暖幽靜；後來連上房的古玩，磨房裏的麥子都陸續發現被盜，調查的結果都是三舅幹的。於是各人的屋子裏都拒絕三舅進去。他也時常被外祖父打罵。有一天，外祖父忽然收到外邊人送來的許多借據，盛怒之下把三舅鎖在馬棚旁邊的一間房子裏。從此，我有好久沒見到三舅，也不知道他的消息。

時間飛逝着，轉眼到了深秋。有一次，不知爲了什麼，我忽然想起了三舅，一定想見見他。我便央着一個老僕，要他告訴我三舅在什麼地方。起初他不肯說，我再三追問，他才偷偷的告訴了我，還叮囑我不許向別人說。我答應了，竟自找到那個馬棚的所在，果然有一間土房，門緊緊閉着，外面落了一把鐵鎖，幸而還有一扇小窗。我蹣跚起腳跟向裏面望，竟是黑洞洞的，也沒有一絲聲息。我低低的喚了一聲。裏面細微的應了一聲。一會兒，一個蒼白的面孔在我面前出現了，眼眶深深的陷了下去，像曠乾了的死魚般的眼睛，在閃動。

「是你！孩子，你還沒有忘記你的舅舅麼！」一個嘶啞難聽的聲音，帶着驚奇說。我一陣心酸，竟落下兩點眼淚，可是不說一句話。忽然，他歎了一聲，在窗口伸出一隻枯黃的手，撫摸着我的頭髮。接着說：「我快死了，後悔已經來不及了。你們千萬不要學我，好好的做人……」接着是一陣乾咳，吐出一口帶血的濃痰。我傷心極了，也害怕極了。面前不再是可愛的三舅，而是故事裏的深夜出現的厲鬼。

「舅舅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要你死，你千萬不要死呀！」我哭着說。

「我一時還不會死哩！」

「你要什麼？我給你去拿好麼？」

「我很想再抽一回煙。」他凝思一會說。「孩子，你去到隔壁把王老四的煙燈借來。抽了兩口，我也許就不死了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我去！我去！」我高興極了，說着轉身就跑。

離這間小土屋不遠，有一堵矮牆，靠牆是一棵老梅樹，王老四就住在牆的那邊。我先爬上樹，把腳伸到牆上，再用手扒住牆頭，移過身子，慢慢的墜下去便到了。王老四和三舅原是好朋友，自然願意借給我，還挖了一小盒漆黑烏亮的膏子給我，把煙燈用毛巾包了，煙槍塞進我的袖筒，親自把我送過矮牆。我下了牆，飛一般的跑回那窗口，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遞了進去。我在屋外躡着，已經累的發喘了。只聽得屋子裏起了一陣吱吱的響聲，一點黃豆大的燈火在黑暗中閃動。過了好久，三舅把這些東西又送了出來，由我還給王老四。

作完這件事已經紅日西沈了，我趕忙回家。到了晚上，不幸的事發生了：母親在我褲子上發現一大片油蹟，我才想起拿煙燈時潑上的。我不會撒謊，只得說了實話。母親又氣又恨，又怕外祖父知道了不得了，當時打了我一頓，從此不准我隨便出門。三舅的影子慢慢的在我腦海裏淡忘了。

又是一個冬天，一天早上，外面下着很大的雪，我靠着窗口看外邊老僕在掃地。忽然從門外進來幾個人，擡了一口很薄的白木棺材匆匆的向後院走去，停了半天，又悄悄的擡了出來。我正在奇怪，忽然有一滴冰涼的水滴在我的臉上。轉身一看，原來母親也俯在我身上，在看那口白木棺材，而且滿臉都是眼淚。我問母親，母親卻不理我。我終於想不出，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過了幾天，我和母親回家過了年，祭了祖宗，照例又回到外祖父家裏。已經是春天了。城外的小河也開凍了，柳絲上茁出一粒粒的新芽，燕子又回來整理她們的新巢。我很想和三舅到大橋頭玩一回，但是已經找不到他的蹤跡了。

班長周東華

汪時夏

班長周東華是我們警察所第一班的老班長。他生長在南國的海島上，年齡已經四十出頭了。圓圓的臉，矮胖的身體，走起路來老是搖搖擺擺地，遠遠看過去，好像是運來了一個大東瓜。因為這樣，人家便把他的名字叫別了，喚成「臭東瓜」。「臭東瓜」就成了他的別號了。

臭東瓜在所裏已經上十年了，據他自己說：親眼看見換過三位所長了。所以聽到有人叫他臭東瓜，他就鼓起了嘴，滿不高興地說：「你們這些毛頭小夥子，嘴沒有個高下。我在這所裏已經是三朝元老了。我老周是人民保姆，所長也賞識我，你們這些小夥子誰能比得上我。」

十二月的南國，北風也並不輕。我們已經脫去了黃色的夏季制服，換上了黑色的冬裝。爲了防備盜賊，政府規定了冬防戒嚴的命令：要我們警察所馬上組織巡查隊，並且選拔我們第一班中資格最老的周班長來做隊長，這一來，可使我們周班長喜得眉開眼笑了。

巡查隊組織後第二天的早晨，號兵剛剛吹起牀號，周班長那宏亮的聲音，已將睡在夢中的我們一個個喚醒了。起來一看，周班長今天穿了一件新的呢制服，肩頭上已經加上了一副新肩章，肩章上有一顆閃爍的金星。下了操，我們一大堆人把他圍着，七嘴八舌地向他開玩笑，要他請酒，請糖，鬧得不亦樂乎。他那老是板着的臉，却也笑花了。真是人生笑口幾回開！

可是「好景不常」，這句話可應在我們周班長的身上了。事情很簡單，在一個寒冷的晚上，大概十一點鐘的時候，周班長照常帶了我們一隊人到街上去巡查。寒冷的西北風吹得我們打抖。走過一條一條很長的街道，正走過一條暗巷，忽然聽到牆角悉悉率率的聲音。我們立刻停止了脚步，側耳一聽，果然有人在掘牆洞。周班長便指揮我們四面包圍，把那個掘洞的人一下子就抓住了。

小偷被我們押着走，他一路上向周班長下跪，懇求饒了他。他說家庭人口怎麼多，全爲了生活的逼迫，求周班長放了他，他以後一定重新做人。周班長經不住苦苦哀求，終於將小偷放走了。

這件事在我們看來，全出於天真的同情心。可是有些人就借此攻擊他，還加油漆醬地在外面造謠，說他放縱人犯，收受賊贓，鬧得滿所風雨，結果鬧得總局裏的局長大人也知道了。

一天的早晨，佈告牌旁邊圍了一大羣同志。佈告上是局長的命令：就是說周班長放縱人犯，不負責任，並說他有通盜嫌疑，因而撤職查辦。中午時候，周班長被派來的人押走了。平時班裏面常常叫他臭東瓜的人，呆呆地送他走出了大門口，遙望那矮胖的黑影在街口消失了。我們願他此去平安，早日恢復自由。

淑喬姐

孫熙靖

我最熟悉的，莫過是自己家裏的人了；父親，母親，姐姐，弟弟，都是我從小生活在一起的，各人的習慣、性情都摸得透熟。現在我只談談姐姐淑喬；因為她在慢慢的變了。

喬姐念初中時是很用功的，每學期的成績總是在甲等。母親時常對我說：

「你就是玩，書本摸都不摸。看你姐姐，哪時不是在念書……」

是的，她不像我這樣一天玩到黑。早晨起來，她就在靠窗子邊的桌上看起書來。下午放學回來，又是看書。晚飯過後，又俯在昏黃的菜油燈下搞着功課。逢着考試，晚上就要看到十二點過，早晨頭次雞叫就起來了，擦燃火柴，點着油燈又看了起來。學校放假了，成績單寄來了，她看着成績單滿意的笑了，父親和母親也滿意的笑了。總之，她很少去玩，難得禮拜天和假期，她的同學到我們家來找她玩。她陪着她們談談天。要是她們玩了很久才走，她會惋惜的說：

「看嘛，又空過了大半天。」

「莫用功很了，」我說。

「不是用功，不看書怎麼拉得走。」她又說：「這時不把底子打好，將來看拿啥子去考高中。」她隨時都鑽在書本裏，啃着，啃着，初中的光陰，就在書本堆裏無聲無息的溜走了。可是也因為她這麼用功，又不好運動，她身體很弱，臉色老是蒼白的。

喬姐的脾氣很不好，她要做什麼事，別人就不能給她釘子碰。那怕不小心預撞了她句把，她也要板起臉，大發脾氣。兩個弟弟最怕她了，我比她小不了多少，還比較好些。有次她叫母親給她洗頭。母親正在廚房裏忙得不可開交，沒有理她。她噘着嘴不高興的說：

「給不給我洗頭！」

我說：「自己洗不一樣，又不是不會洗。」

「我就是不會洗，要你來管。」

「誰個敢管你，伯伯和娘也得讓你幾分呢。」

「你管不着……」

於是就吵起架來。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。現在大家都漸漸懂事，吵鬧的事很少發生。話不投機，不說便能。不過大家依舊都讓她三分。

今年六月間，父親由南京和小表叔一道回來。小表叔雖然是十五歲了，卻沒有念過多少書，沒事時就拿我和姐姐在小學讀過的書來讀，有了問題就問我和姐姐。有回他問姐姐，姐姐給他仔細的解釋着，這位小表叔才聽了一半，忽然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「後面的你還不知道哩。」喬姐還耐着性子。

「多講什麼，我知道就是了。」小表叔不耐煩的拿了書就走。

姐姐這下起了火，把臉一沈，大聲說：

「給你講還不高興，多了不起！」

「我有什麼了不起，又沒有念多少書……」

「好說，不高興聽，下回就少來問！」

有時我看到一些好文章，感動人的小說，詩歌，我就拿來給她看：

「不要死搞功課，看看課外書吧。」

她把書接了過去，但隨手就丟過一邊了。要等她有了空閒，才有意無意的拿來翻翻。有回翻到「開明少年」二十二期上有篇「看報」，她讀了過後，對我說：

「是要看報，你每天把看了的報放到我桌上，空時好看看……」

大概是現實的報紙打動了她。她漸漸特地挪出一部分時間去看課外的書刊了。接着她又在「開明少年」二十七期上看完了思玄先生的「藏書樓」。她發覺了她以前光讀課本是錯誤的了。她要訂一種雜誌，於是聽從了我的指示，在父親那裏要了錢，訂了一份「中學生」。

每期「中學生」寄來了，她都仔細的讀過。她說她最喜歡的是「卷頭言」和「讀者之頁」，「中學生」使她以前的一些認識改變了過來，從前她認為念了書是做高官，現在她知道念書並不是為做官，而是為充實自己，做個有用的人。從前她認為只有課本才是正經事，現在她知道課本以外還有許多書比課本還重要。她又訂了一份「現代婦女」。從這些刊物和報紙上，她漸漸認識了這個社會，看清了時代的動向。在學校裏，她也參加了課外活動，學校辦遊藝會，她還勇敢的擔任了「寄生草」這個劇本裏的角色，她又被選為遊藝股的幹事。

有一次×老師拿了一本艾青著的「火把」給我，我看了很受感動，便拿給喬姐，她也受了感動，她說：

「這本詩太好了，看了這本詩，我發覺自己的弱點太多……」

她在雜記簿上，把「火把」中的幾段抄了下來：

「不要太渴求幸福

當大家都痛苦的時候

個人的幸福是一種恥辱」

「年青人的敵人

幻想——牠用虹一樣的光彩

和皂泡一樣的虛幻來迷惑你

我就是這樣被迷惑的一個……」

她在「我就是這樣被迷惑的一個」這一句上特別打上了點。她又把「火把」裏引的尼克拉索夫的一段詩也抄了下來：

「命運有三條艱苦的道路

第一條 同奴隸結婚

第二條 做奴隸兒子的母親

第三條 直到死做個奴隸

所有這些嚴酷的命運

罩住俄羅斯土地的女人……」

這看得出她是變了，從功課書裏伸出了她昏迷的頭，清醒的對着這個世界了。

北平的東北學生遭機槍掃射的事件發生後，她在報紙和刊物上看到了這事情的真相，憤憤的對我說：

「太沒有道理了，把人家逼得向關內跑。跑進關不給人家書念，又不給人家飯吃，還做出這樣殘忍的事來。」她又說：「爲什麼這鬼地方的學生這樣消沈了，不然的話，應該……」

姐姐是一天一天的在變，是進步的書刊使她變，是這個時代催促她變！雖說她還有很多的缺點，但是只要在變，總是好事，總是值得歡喜的。

賣瓜果的小孩

錢長壽

他是個賣瓜果的小孩，早晨也擺小菜攤子，午間販賣瓜果。他的臉上老帶着一種稚氣的笑容。看他的樣子，彷彿覺得世界上沒有絲毫足以憂慮的事情一樣。他頂多不過十三四歲，正應當讀書，可是已經學着買賣，做着大人的事了。

熱天，他常把擔子歇在我家門口，自己坐在扁擔上，守望着左邊筐裏的幾個小西瓜，右邊筐裏的一些梨和蘋果。他似乎不很關心生意的好壞，時而掏出他那把粗笨的小刀，在草鞋上擦幾擦，又在我家門前的階石上磨幾磨；時而又拿起一個梨放在盤裏秤秤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四兩」，「四兩多」。時而又抱起一個西瓜，拍拍牠，

又像煞有介事的舉到耳邊聽聽，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「要得」。他不管有沒有人來買，一會兒削光了一個梨，待一會兒又在瓜肚上開一個小窗，嘗嘗瓜的味道。有時候他也很慷慨的請別人品評口味。但是在做買賣的時候，他決不肯讓一點兒價錢。

他還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喜歡掏出一個小皮夾，把裏面的鈔票數來數去：數一陣，點點頭，又把它塞進褲腰裏去。有一次，當他數錢的時候，他旁邊站着一個有兩撮鬍鬚的大人，用着沈濁的聲調對他說：

「只有這幾個錢嗎？」

「來收過兩回了。」

「傻子！爲什麼要都給他呢？這麼大了還不學學！這不是都替別人做了嗎？」

「他硬要哩，我不給不行。」

「你總是不聽。只顧由他要，還做啥生意。」

他扭着頭不作聲，嘴微微向上撇，可是也不申辯。在他那微帶怨尤的表情上，依然可以找出他那副原有的，可愛的，帶着稚氣的笑容來。

從這幾句譴責他的話語中，我們不難推想他所做的生意的內幕：他借了一筆很小的本錢，販了點點貨來賣，轉手之間，便被債主逼還了。剩下來的只是一些開了小天窗的西瓜，和削了皮子的梨，還引惹了一羣蒼蠅，教手不停的揮着趕着牠們。

我曾經問過他，這個有兩撮鬍鬚的人是誰。他回答說：「是我的爸爸」。做父親的給孩子的教訓，不知道爲了真理，還是爲了愛？真理也不等於愛嗎？

有一天下午，我又看見那賣瓜果的孩子，他挾着許多紙，跟着兩個人擡了一口棺木，走出東門去了，雖然望不清楚他的面孔，但我想他那副帶稚氣的笑容，該不會有多大變更吧。

從那一次以後，我再沒有看見過他和那有兩撮鬍鬚的大人了。裝在棺木裏被送葬了的死者，或者就是這個孩

子的父親。

我又想起那個父親給他孩子的教訓。這不是爲了真理，也不是爲了愛，這只是教訓他，在這個社會上，怎樣才能求得生存。

蒼勁的老松樹

夏 翔

那老年門房終於離開了這大公館，到別處找活路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是我給他付錢雇的車子。他——一個七十二歲的老人——帶着一個小背包裏，一張小桌子，一條小長凳，那樣孤零零地走，該是件悲慘的事。但是他卻在洋車上微笑地向我招手說：「進去吧！別送了！好在也還近；看，」他向前指了一指。「就在那街口郵局的門邊兒，沒事兒，去擦擦。」

「好，一定，一定。遇着有什麼事，來喊我好了。一準爲你想辦法。好，回頭見。」

「回頭見。」

就這麼着我目送他和他的包裹、桌子、條凳在圍牆拐角處消失了。

去年我到這城裏進職業學校讀書。因爲學校管吃不管住，便由朋友輾轉介紹，寄住在那大公館的柴房裏，到如今已有一年了。記得我揹着行李初踏進那大公館的鐵門時，看見他正坐在側門裏補綴着什麼，戴着副老光眼鏡；鏡上的掛耳斷了，用一根麻線套在耳朵上；頭髮全白了，眉毛像絨毛般的聚成一叢，然而鬍子卻刺得很光。後來他告訴我，留鬍子與他不相宜；摸鬍弄孫那是有錢的老太爺的事兒，「我可沒這福份呀！」他這麼補上一句。

老人看見有陌生人揹着行李進來，便出來攔住了。經我說明之後，他就領着我，轉彎抹角地走進那間柴房。「謝謝你。」我放下行李，拍拍身上的灰說。

「沒關係。這地方房子多，我帶你一回，下回不就熟了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老伯。」

「這公館有我在照應着，不會有歹人進來；只是白天他們常有些人進來抱柴出去。」接着便接近我耳畔：「得小心點兒」。我的頸部立刻感到一股熱氣。

「是的，謝謝你關照，往後煩老伯照應的時候多呢！」

「哪裏話，哪裏話。好，我得照管大門去了，有空兒，上前邊擦擦。」

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」

「可是別靠着門睡，晚上會着涼的，移往裏邊一點兒。好！再見。」他帶上房門蹣跚地走了。

有一次我病了，燒得十分厲害，三天沒進一點兒水。第四天，熱度退了，只是頭昏腦脹，嘴唇皮都乾皺起來；想喝點兒水，可是沒人倒。我痛苦地合着兩眼，煩躁地聽着隔壁廚房裏男女僕人在打情罵俏。

「要開水吧？小弟。」我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他——看門的老人——站在我的牀前。

「唔！……」我十分驚訝。

「病好了吧？小弟。幾天沒見你出進，還當是你學校放假呢！來，喝點兒水。」他拿着一碗開水顫抖着遞給了我。

「啊！不敢當。」我不好意思地說。

「沒什麼，別多禮，青年人身體要緊，只要身體好，不管幹那行都成，身體就是人的本錢。古話說的好：

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』你別看我今年七十二了！『人生七十古來稀』。老天偏偏不收我去，留着有什麼用？這老骨頭活着受罪，唉！……」他坐在柴堆上閒談起來。

「你沒有親人？」

「有親人就好囉！原先有兩個孩子，大的一個在前些年打日本時死了。這會兒可不就挨着了勝利？自己人卻又打了起來。莊稼種不成，保上還是照舊派捐要糧，還要拉老二去；就這麼着，老二也被拉走了。孩子臨走時還

說定要我個空兒回來看一看。可是你瞧！一天兩天，一月兩月，看着看着就一年了，還沒有見他個影兒。唉！想是跟他哥哥一路去了。」他嘴顫動着，迷糊着紅紅的眼珠，啊！他——這七十二歲的老人——聳動着肩膀失聲地哭了，哭了。

我心中颯地着了一箭，全身顫抖起來，感到一種被虐殺的痛苦。

「兒子走了。在莊上獨個兒沒法過日子，人家便介紹我到這公館來。唉！活受罪，越是有錢人便越是糟蹋人。」

「鈴——」電鈴響了，這個長聲是喊他的，他便吃驚似的站起來，咳嗽着往外跑。

「到這半日上哪兒去了，太太有事喊你，快去！」那姓高副官在窗外拐角處罵着。

咳嗽聲遠了，我感到一種被虐殺的痛苦。

病好以後，我便照常上學；早晚從外面回來經過門房時，常看到他彎着背在嚼冷飯。

「小兄弟！你有信。」有時他叫住我。我走進他的房裏，他放下碗筷掏信給我，我瞥見桌上一碗埋着幾根蟲葡乾的冷飯。

「快信，多半是你父親寄來的，大概有匯條。」他含着笑遞給我。

「謝謝你。噫！不冷嗎？你？」我見他睡的木板牀上只有一張草席，一條薄被，不覺驚訝地問。

「有什麼法兒想呢？冷也得受着點兒，黑下再脫了這件棉袍蓋上，湊合着過。」他拾起袍子上的飯粒，往嘴裏送。

當晚我便脫下了大衣借給他用；到早上又拿回來自己穿上。從此他常常偷着按時送點熱水冷水的；信來了，也立刻親自送到這柴房裏來。

一個下午，太陽懶懶地將窗格影子映在柴堆上，我正伏在箱子上寫信，忽地外面傳來一陣鬧聲：

「是誰偷了去吃的？不要臉的東西！老不死的！」

準是在罵他——那七十二歲的老門房了。

「把他叫上來！」對面樓房的窗子開了，房東太太那紅燒肥肉般的胖臉露了出來。

於是老人被姓高的副官和廚子一左一右地架着上去了。

當晚人靜的時候，老人偷偷地摸到柴房裏來。

「不說別的，我也讀過幾年聖賢書呀！還會做這種吃屎的事。」老人哭了，淚珠大粒大粒的。

我只有歎氣。

沒有隔多久，房東少爺不見了一隻手錶，大家又嚷着說是他偷的——說是他上樓送信時順手拿了的。

「窮發昏了，滾出去！老鬼！做事有氣沒力的，留着吃閒飯害人，把狗吃，狗也知道看家。」樓窗上在罵。

他又被架着擁上樓去了。

當晚，又像上回一樣，他悄悄摸到我房裏來：

「小兄弟！我要走。」

「走？有什麼更好的事在外邊兒等着。」

「不。我想到郵局門前去擺個寫字攤兒，替人抄抄寫寫的。我也讀過幾年書。做人要做得硬朗，腰幹得伸直才有味。在這裏，你是知道的，活受罪。」

「也好，事在人爲。這點兒您老拿去湊個數兒吧。」我掏出五塊錢給他，作爲買筆買紙的本錢。他伸出顫抖的手接受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走了。從此大門側邊兒上鎖了一隻洋狗，就是常在廚房進出的那一隻。主人們早晚饅牛肉給牠吃，隔些天還替牠洗個澡。

如今我早晚學，經過街口的郵局，總看到一個頭髮斑白的老者，戴着一副用麻綫代替掛耳的眼鏡，端祥地坐在一張條凳上看書看報，或是爲他旁邊站着的婦人，工人，女傭或小兵等寫些什麼。他就是那個毅然走出了鐵格大門的七十二歲的老看門人，他鼓着勇氣，跳出了那道滿插玻璃碎片的圍牆。「做人要做得硬朗，腰幹得伸直才有味。」我老記住那兩句話，我敬仰這棵蒼勁的老松樹。

白毛公公

林湘沅

我家右邊住了一個老頭兒，年紀有六十開外，樣子很古怪，一身水紅色的皮膚，白頭髮，白毫毛。鄉裏人都叫他「野人」。他沒有錢，別人當然不會叫他「老公」或「老爺」。叫他「野人」，他當然只好答應。於是「野人」竟成爲他專有的名字了。

一個夏天，我家還沒有搬回現在住的「老屋裏」，叔父來我家，告訴我老屋隔壁一間沒人理會的柴房裏，有一個野人住着，他的毛是雪白的，有一寸多長，皮膚卻是鮮紅的。他初來時震動全村，十里外的人都來看他。叔父過度的形容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總想有機會到「老屋裏」去看看那個野人。到第二年上，湘潭淪陷了，我家一起搬回「老屋裏」，我立刻就想到他。

我邀志志第一次走到那茅屋裏去看他。只見他穿了一身破爛不堪的黑土布衣，頭上圍了塊手巾，曲着背，正在打掃屋子。我見了他那罕見的容貌，不由的驚叫了一聲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姑娘們。」他放下掃帚，拍拍身上的灰，笑嘻嘻的從牀底下抽出把舊凳子給我們坐，又在櫃裏翻出兩個紅蘿，用水洗淨了遞給我們：

「對不起，沒得好東西吃，這『土貨』是早晨挖來的。」

我們很高興的接了過來，志志把我介紹給他：

「野人：這是我的妹妹，伯伯的女兒，叫做駝古。」

「啊……真是一位好姑娘！」他望了我一眼說。

自從那次起，這位野人在我心上便留下了好感。我時常去看他，叫他做「白毛公公」。他也非常喜歡我，叫我做「鑼古」——大概是志志介紹的時候，他沒有聽清楚。

他的生活很苦，很孤單，沒有討過老婆。幾年前，他看見路上有個十多歲的害病的小乞丐，就抱回家來，用

僅有的十幾個銀圓給他把病診好，養做兒子。經他幾年撫養，這兒子也能給他些幫助了。他是如何的感到安慰啊。然而這只是一個短短的夢。去年，他這惟一的親人也給抓去當壯丁了。仍舊剩下他孤單單的一個人。每天太陽還沒有升起來，他就出去找些零工做，一直到太陽落山，才拖着疲勞的脚步慢慢走回來。升把糲米，是他整天流汗的代價。

他愛講話，愛訴苦。在他沒有工做或落雨的日子裏，我去看他。他一邊搓着繩子，一邊說話。他說些清朝時候情形：那年鬧饑荒囉，那年又鬧兵災，漸漸的又說到他自己：他如何的流浪：白天到富家去討點殘粥冷飯，晚上睡在破廟裏。他也做過小偷，挨過打，坐過牢，……「唉！這一世我苦够了。」他用力的搖動着沈重的頭，漸漸的，他又說到他的兒子。

「鑼古，你看天下有這樣不平的事。王老爺五六個兒在家裏，孝三公也是幾個，他們的兒就是兒，我拾來的一個『種根子』也給捉去了。唉！老天爺太沒有眼了！」兩點淚水，從他乾枯的眼眶裏擠了出來，沿着臉上流，終於流到嘴邊，不！一直流進嘴裏，他不自覺的把淚往肚裏嚥。然後，他吸了口氣又說：

「日本矮子固然是不得不打。爲甚麼關人家的兒背不得槍桿呢？我起先以爲民國，民國，會『民』出一點好『名堂』來。那曉得仍是個『現爛粑粑』。我看還是出了『眞命天子』才會太平哩！」他放下了工作，頓足揮手的說，唾液直噴到我的臉上。我不喜歡他背這一套爛調，便用他最難應付的話來阻止他：

「白毛公公，莫講空話了吧！我問你啊！你祖先到底是個甚麼樣子？」

「祖先吧……呃……呃……我不曉得，我還是五歲時看過娘！啊……啊！記不清了，好像我生下來就是一個人，娘也不記得了，怕也是一身白毛吧！」

一天我放學回家，快走到門口，他忽然三腳兩步從我家堂屋裏跑出來。

「唉！眞把我等傷了，快給我來看信。」他說完，忙從袋裏掏出一封信來。一雙眸子熱巴巴的盯着我，笑一聲說：「哈！大概要回來了吧！」

幾十個潦草的字，很快的在我目光下掃過。我的心快跳出了口腔，我幾乎信不過自己的眼睛。再把信看了一

遍，明顯的，他的兒子打死了，這是他兒子的伙伴寫來的。白毛公公的眼睛仍舊死命的盯住我，這可怕的眼睛啊！叫我如何來回答你？「瞞着吧！他的快樂，悲傷。不！他的生與死，都操縱在你的幾句話裏，你不能讓這位老公公急死在你面前啊！」良心在咬着我的心。

於是我勉強裝出笑容，回答他道：

「你的兒子很掛念你，他很想回來，不過還要把日本矮子打退才成。多半要不了好久了，他在那裏很好。」

「真的嗎？唉！也該要回來了，我這條老命等不得了。」他小心的把信插進袋裏，皺紋佈滿了的臉上又蒙上了愁雲。回去時，他還對我說：

「鑼古！難爲你！等我兒回來了，我買東西請你咧！」

抗戰勝利了！每個人都說不出的快樂。這位可憐的白毛公公，也滿心熱望着兒子回來，他整理了那間小屋，還新架了一張鋪，預備給他的兒子睡。他張大眼睛望，一天，兩天……一個月，兩個月……

「鑼古！怎麼還不回來呢？」他的嘴唇微動了幾下，好像要哭，只少沒有流出眼淚來。

「白毛公公，莫傷心吧！也許長官看他會打仗，派他打共產黨去了，遲早會回來的。」我竭力使自己鎮定。

「碰他娘的鬼！又打什麼共產黨，真把我等死了！唉！我這幾根老骨頭……以後哪個來收？」他長歎一聲。

上次我雙十節回家，馬上去看白毛公公。他很高興的迎接我，還早留了幾隻雞蛋送我。他更加衰老了，瘦得不成樣子，聲音也有點嘶啞，說起話來，好像利刀在攪我的心。他還是問我：

「共產黨打退了嗎？」

「怕莫……呢……呢……還要過一晌哩……」我不敢擡起頭來看他。

那回我來校時，他親切的囑咐我保重身子，還塞了一包豆子在口袋裏，說：

「要是我的兒回來了，今天我一定要他送你。鑼古，在學堂裏給我打聽消息啊！」

我慢慢的走，站在大路旁目送着我的白毛公公也祇剩一個小黑點了。我說不出的空虛。我要幫助他，我要使他那創傷的心得到安慰。

側頭

升羽

一提到側頭，我們便可以想到，他的頭一定是側的了；的確，他的頭側得利害，右邊的臉，差不多貼着右肩了。因此他看起人來，老是翻起白眼珠，兩隻眼睛像盯在一條線上。初和他見面的人，一定會疑心有什麼得罪了他呢！

我們都願意和他親近。他那圓圓的黑臉，很能使人快樂。我們常常跟他打趣，唱着：「側頭側頭，推車過橋，推斷車軸，急死側頭。」他於是露出一排黃牙，「嘿嘿」的，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
他已經是三十開外的人了，有一個結實強壯的身子，力氣很有幾斤。請他挑水，他一挑就是二十幾擔。隨便給他多少錢，他也毫不爭執。人家有事叫他幫忙，也只消請他吃一餐飯就算了。要是舂米粑，他就只圖吃幾個。不過像這樣跟人家做事，給他母親知道是要咒罵的。他母親躁着粽子似的一雙小腳，指着他的角：「短命鬼呀，吃自己的飯，跟別人家做事呀！」於是他紅着臉，低下頭來。

他忠厚誠實，可是很笨，什麼事情他都不曉得。問他多少歲，他說是屬「扁擔」的。問他二十五加十五是少？他板板指頭，望望天，臉急紅了，最後搖搖頭說：「不……不曉得！」

過年的時候，側頭最起勁。那時候，大家要把菩薩請出來，裝在轎子裏，「噯呀，咩呀」的擡着跑。側頭一個左肩膀可以擡十幾里，所以在神會中，別人總是翹起大拇指，在他眼前幌一幌說：「真過勁！……後生……」他只是不好意思的笑一笑。

記得在我小時候。有一天他結婚了，是一個秋涼的日子，我們幾個孩子在山上玩兒，側頭也在那裏放牛。忽然有一個人氣咻咻的跑來叫：「側頭側頭，你娶了老婆了，快去拜堂，快，快！……」拖了他就跑。弄得側頭莫名其妙，紅着臉，只挺着身子不肯走。

我們都笑了：「哈哈，側頭娶老婆了！……」

那個人見側頭不相信，連說：「不謊你，不謊你，」死拖活拉的把他揪着走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仍舊出來放牛。他已經做過新郎了。聽別人說：「昨天有個近二十歲的女人，不曉得從哪裏跑來的，沒有人收留。側頭的母親便把她收來做媳婦，這真是便宜貨啦！」

我們去看這個女人，臉胖胖的，頭髮蓬蓬的，一雙眼睛十分懦弱。我們問她，她什麼也不知道。她不知道她的家在哪裏，也不知道是怎麼跑出來的。只知道自已姓楊，叫做楊香。

不久側頭與他哥哥分了家。因為側頭的哥哥很懶，田裏的事都讓側頭一個人去做。側頭本也不計較這些，可是他母親說：側頭成了家了，不能吃這份虧，一定要分。終於，他和哥哥分開了，跟妻子母親在一起過活。他母親又覺得側頭在家裏種田不合算，便叫他到鄰村王大爺家裏去做夥計，一年賺十二擔穀。自已幾畝田，也可以收一些租。側頭也沒有什麼，一說就去了。

不料側頭去了沒幾天，他母親便說楊香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，什麼數目都不會算啦，飯菜都不會弄啦，她到處宣揚着：「唉，該死呀，兩個傻在一起，永世不得出頭，……該死該死！……」終於，側頭的母親暗中託人說媒，把楊香賣了，得了十擔穀。她把這些穀放出去，第二年便收進了十五擔。側頭回家來，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他，他沒有作聲，只掉下了幾顆大淚珠。他母親說：「傷心什麼啦？傻貨有什麼用？我是爲了你呀，等着，過些時我揀好的跟你娶過一個。」側頭不話說，帶着滿肚子不快活，又回老闖家去了。

過年他回來，沒有想到老婆的事，別人慫恿他說：「側頭，你還不跟你媽要老婆去？以後年紀大了，沒有人肯嫁給你哩！我教你：她不跟你娶，你就不要跟老闖去做！」

側頭經這麼一說，真氣紅了臉回去說：「不去做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不跟我娶，看我再去？……」他一屁股坐在門檻上，死也不動。可是經他母親半勸半推一陣，他還是去了。

他母親把他每年賺的穀子和賣他老婆的穀借給別人，一擔每年收五斗利，十幾年的翻下來，到現在有四五百擔了。可是側頭冬天還是戴着頂破氈帽，夏天連汗衫都沒得穿，背脊晒得通紅的。雖然許多人說：「側頭已經是一個財主了！」

今年春天，他向老闆拿了幾擔穀的工錢。他老闆以為是他母親教他拿的，就給了他。他卻把這些錢借給了兵士。兵士開走了，他也不曉得去討，終於讓他母親知道了。於是「短命鬼，短命鬼，」的咒了幾晝夜。還罰掉了他幾個月的黃煙錢。後來我們問他：「你怎麼這樣傻？借了錢給人家怎麼不去討？」「唉，你不曉得，」他皺起眉頭說：「人家多苦。人家病了，又……又爛了腳，……可憐哪！……」

到今天，側頭依舊沒有老婆。他母親也好像把這件事忘記了。側頭依舊是很愉快的跟老闆做着，隔些時便回家來走一次。他母親總是留他磨了穀，舂了米。第二天沒吃早飯便叫他去了。

父親變了

陳默

這幾天，父親的臉色很難看，鎮日價陰沈沈的，把二道濃眉毛緊鎖在一起，獨個兒咕嚕咕嚕，不知在念些什麼。漫無止境的物價漲風使他發急。一家五口，總得想法子活下去呀！母親更被逐日的柴、米、油、鹽弄昏了頭。米價上午一百元一擔，隔不了幾小時跳到了一百五十元，到了晚上，可連二百元都買不到了！小菜天天漲，母親總是帶着一些兒錢，空着籃子回來；油買不到，我們天天吃些冷菜——這些，父親當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今晚上父親多喝了幾杯酒，陰沈的臉上暫時顯得紅潤了。他放下酒杯，唉聲歎氣地說：「怎麼過，怎麼過，這種日子！」

母親放下了針線安慰他說：「別儘嚷吧，乾急又有什麼用？我們總得好好兒的想辦法。」

「想辦法？」父親呷了口酒，苦笑了，「這年頭兒，够交情的朋友和我還不都是半斤八兩，困在家裏苦挨？發達的往上爬了，誰還來理你這副寒酸相！」他滿肚子牢騷。

母親被說得沒了話，只好說：「政府總也不會不管吧？」

「哼，政府嗎，」父親放下了酒杯，轉向母親說：「別做夢了，這幾年來，政府可曾管過我們的生活來着？勝利前，我何嘗不是這麼想？總以為把鬼子打垮了，就會有好日子過，誰想得到，竟越弄越尷尬？」父親忍不住

氣了，霍的從椅上站起來，來回的踱着。

「幣制改革了，生活可好過了？從前是有米買不起，現在是有錢買不到米！什麼漂亮的話，只不過騙騙你們婦人小孩吧了！」

父親恨恨地吐出了這一段話。回到椅上，好像和誰打過一場架似的，吃力地喘着氣，不作聲了。

「你火氣也太大。」母親抱怨他。

父親還是默默地不響。

在我的記憶裏，父親永遠是可愛的。全然不像現在這個模樣。不到三年功夫，父親整個兒變了。

我深記得：在三年前，父親是怎樣熱烈地迎接勝利過來的。我也不會忘記：在抗戰這一段艱苦的日子裏，父親是怎樣地自信而且樂觀，怎樣地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了希望……

在抗戰時期，我們一家都住在鄉下。父親因為不肯同流合污，在一所小學校裏教書，收入有限，生活非常清苦。可是任憑天大的磨難，他都咬咬牙根熬了過來，從來不說一句抱怨的話。他常對我們兄弟說：

「你們要知道，我們這一次中日戰爭是民族求生存的戰爭，是正義對抗強權的戰爭，是……你們懂嗎？」他看到我們現出了莫名其妙的神色，於是趕快打住了話頭。但也許因為說得太急切了，他往往不等到我們回答，又繼續說下去：

「我們把日本鬼子趕出去了。我們便可以很快地走上了建國的大道。我們也就有好日子過了。現在吃一些苦算不了什麼，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……」

「爸爸，是真的嗎？」十歲的小弟弟睜大了眼睛問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！」父親笑了，「中國軍隊勇敢得很哪。他們在台兒莊，啊，在台兒莊他們就殺了鬼子幾萬人！張發奎，張發奎將軍你們知道不知道？那是有名的鐵軍哪。還有白崇禧、李宗仁、胡宗南……」

父親興奮地叫着那一連串的名字，快活得什麼都忘了似的；他輕輕撫着弟弟和我的頭說：「要愛你們的祖國

啊！」

被父親這一股真摯的熱情所激動，我對勝利也有熱烈的嚮往。

一個初秋的夜晚，我們正在園子裏乘涼，勝利的消息夢幻一般地傳來了。父親起先還不敢相信，到後來消息證實了，他像放下了重負似的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一下可好了！」他眼睛裏射出了一種希望的光彩，笑着對我們兄弟說：

「你們看呀，勝利了，勝利了！八月半爸爸請你們吃月餅！」

說起月餅，我們的嘴就饞了。整整地三年了，我們沒有嘗到過月餅的滋味。每逢到中秋節，父親總是笑着向我們說：「等到勝利後，等到勝利後！」因為勝利後，一切都有了辦法，我們就會有好日子過了。

但是，中秋很快地到了，父親還是沒錢買月餅。從前一切的希望也像月餅似的落了空：物價照舊的漲，父親一月的薪水，還是不夠一家人開支。母親每天抱怨政府太不像樣，不管人民的生活。父親總是忙着分辯，他說：「你們怎麼這樣心急！剛剛勝利，復員的事繁得很哪！只要等到大局安定了，一切就都會有辦法。明年中秋，我們大家吃月餅吧。」他並不是故意用這樣的話來騙我們，他自己也相信。他仍舊充滿了希望。

不久，戰爭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國。無情的鐵一般的事實，粉碎了我們對勝利的幻想。父親不再那麼快活地對我們說將來什麼什麼的了，因為橫在他前面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：怎樣去應付這一天的生活？

常常，父親爲了張羅我們兄弟幾個人的學費，不得不到各處去借錢。每當奔走了一天而一無所獲的時候，父親只輕聲兒歎口氣，也不說什麼。常常，父親爲了應付債主的催討，而弄得狼狽不堪，可是他總是獨個兒發急，從來不向我們歎苦。他把一切痛苦往肚子裏嚥，不願讓我們幼小的心靈受些兒損傷。

但也因爲如此，父親顯得一天天地衰老了。他身子原不怎麼好，加上連年來生活的打擊和磨難，和勝利後希望的幻滅，益發使他顯得憔悴了。他常常獨個兒不聲不響的，沒有從前和我們鬧着玩笑的那股子勁了。

就是這麼着，父親開始喝酒。他說他喝酒是爲了排遣自己的憂傷和寂寞。但是他自己也說：「借酒澆愁愁更愁。」起初他喝了酒，還不過獨個兒自言自語，近月來，他的牢騷像缺了口的大河似的，逢着人便要吐個痛快。

而這些話，是常常被人視為「偏激」的。

譬如說吧，如果有人和他談起了物價，他便會不等到別人說完，立刻搶上去。

「還要漲，還要漲哩！一切都沒有辦法！政府不會來管，管也管不了啊！漲！漲！漲！漲到頭來，大家都逼上梁山！」

父親天天很仔細地看報，那是站在「公衆閱報處」看的，家裏早訂不起報了。回來後，他就愛說給鄰居們聽，也不管別人反應如何，他總是這麼起勁地說着：

「報上說，限價取消了，從此米就有得買了。那是鬼話，不要去聽他！我們沒錢買米的還不是一樣！報上說，現在金銀又可以收藏了，你看，那不是混帳麼？一忽兒說這樣，一忽兒說那樣，和我們老百姓開玩笑！真是豈有此理！報上還說……」

他滔滔不絕地向他們「報上說，報上說」的時候，大家可早就不耐煩地自管自走開了，父親於是無聊地踱到別處去。

父親變了，鄰居們都這麼說。我也覺得三年前後，父親全然換了個樣兒。這能怪誰呢？勝利後第一年的中秋，我們吃不到月餅，我們希望到第二年。第二年的中秋，父親失約了，他默默地沒有說話。直到現在，我們還沒有嚐到過月餅的滋味，整整地有十年了呵！中秋那天，父親沈痛地說了：「孩子，不是做爸爸向你們扯謊，是這個國家騙了我們啊！」

由「紅樓夢」到「母」

古愚

在親戚中間，和我最合得來的，要算我的表妹了。我們從小就在一起玩耍，親熱得什麼似的。有時候她把我叫妹妹，有時候又把我叫姐姐，完全隨她的高興。就爲這個稱呼，我們也不知道鬧過多少次架，但過後自然又彼此陪個不是。說真話，我們簡直像一對小戀人。

她頂喜歡書，書就是她的命。她把舅父的書箱東翻西找的，她的小房間裏到處都堆着書。她最愛讀「紅樓夢」。她有三部「紅樓夢」，一部是仿宋版線裝的，另一部也是線裝的，上面有着評語，第三部是洋裝的。三部書都用包書紙包得好好的，包書紙上還畫着簡單可喜的圖案畫，底下注着一行字：「沉沉珍藏」。

「紅樓夢」的人生觀就是她的人生觀。她過着一種彷彿林黛玉的生活，悲觀而又任性。除了上學，就躲在她的屋子裏看書，輕易不跟誰說句話。她十足是個小姐，可是家裏偏不怎麼富裕。舅父是中學教師，掙幾個吃不飽餓不死的薪水，自然沒有多餘的錢來打扮她。她也不向爹媽要，只怨自己命苦。

我呢，也看過「紅樓夢」，可是不知怎的，總不喜歡林黛玉。不，整個就不喜歡這本書！我天生的非常樂觀，過去的事乾脆不耐煩回想，將來的事也沒有仔細打算過，光執着的抓住了現在。我也喜歡看書，可是看的都是些新文藝，巴金寫的我就挺喜歡。這麼一來，我就有取笑我表妹的材料了。我給她起個綽號：「老頑固」。她就接嘴說：「那麼你是個新派人物了。」

「新不新，總比你新！」我說。

「哼，看幾本新小說，就新起來了！不信我就看不下了！」她噘噘着。

過後，她真的也看起新小說來了，看得非常起勁。她賭氣要跟我比個長短。她說：

「別新呀新的，咱們試試看！」

「試試試，哪個怕你？」我也不肯讓步。

再也料想不到，她一下死勁就真有個說頭。爲了要搶在我前邊，不管什麼書她都看，還不讓我知道。等另換一本了，她才告訴我：「這書你可看過？」起初幾本，我倒也看過了。到後來，當她由巴金讀到茅盾時，我就有點比不過了。誰知她又很快的跳到了魯迅！魯迅！怪熟的名字，可是他的作品我就半本沒有讀過！這一下我糟了。急忙向她央求道：

「好妹妹，饒了我吧！咱們打夥兒看。」

「也成，」她竟滿口答應了，沒有半點兒負氣。「可是姐姐有了書也要讓妹妹看呀！」

「這個自然。」我答應着。由她手裏，我拿到一本「吶喊」。

新書在她的小屋子裏是越來越多，終於佔據了舊書原有的優越地位。她也一變而為「新派人物」了。「紅樓夢」早丟在一邊，她手不釋卷地在看着魯迅的作品。

她把零用錢都買了書，整天埋頭在書堆裏。舅父對我笑着說：

「你們表姐妹一對書呆子，看將來做大學教授！」

「我才不想做大學教授哩！」表妹插嘴說：「只要對社會有益的事，我都肯幹。」

「『青年應立志做大事，不應做大官。』」我借用孫中山先生的話幫表妹的忙。

舅父笑了。舅母也趕出來笑着說：

「看你做啥子大事哇！」

表妹慢慢地樂觀起來了。說也奇怪，我倒有些子悲觀。我說：「好像是咱們姐妹換了個人。」

可是她說：「不准悲觀！你看這本書。」

我一看，是本高爾基的「母」。

「寫些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寫被統治者的反抗，寫偉大的革命，寫一個平凡的母親怎樣投身到革命的浪潮裏去。」

「這母親可是林黛玉？」我故意問。

「唔，」她臉一紅，說：「你敢說弱者不會變成強者？——現在是輪到我取笑你了，你還取笑我？」

「好妹妹，誰敢取笑你來？」我急忙說。

「我說，咱們不提這個了，咱們組織個讀書會，咱們好好兒的過團體生活。」她說。

「就咱們倆怎樣組織法？」

「我有人！」她說。

「誰？」

「就是往常借書給我的幾個同學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我說：「那麼快去請呀！」

「忙什麼，明天是星期……」

我眼巴巴地等到明天。趕到她家去，她已把她的同學請來了。我們見了面，親熱得什麼似的。她笑了給我們介紹：楊愛真，朱萍，林淡羅，張嫻嫻。

「這是我表姐，我的老師呢！要不是她，我現在還在看『紅樓夢』呢。」

「你現在在看……」愛真問。

「高爾基的『母』。」我代表妹回答。

「多大的進步呀！」嫻嫻讚歎似地說。

「我們還得不斷的求進步哩！」表妹說。

我的父親

北 崙

人家說起自己的父親，總是怪神氣的：什麼做過保安司令啦，受過高等教育啦，現在在家閒着啦……可是我，說句昧良心的話，在這種場合，好像不體面似的，不敢提起關於父親的事。我父親不僅沒有做過官，連初等教育都沒有受過，更談不上在家「閒」着！雖然，許多帶着孫子到我家裏來的老太婆，都稱贊着父親：「啊，德財表弟，你真八字好，這樣一大羣子女都帶大了，單鎗匹馬的成了家，立了業……。」但是跟那些「閒」着的關人，總是不能相提並談的。然而也因為這樣，我常常感到驕傲：我不是寄生蟲的兒子！

從母親嘴裏，我知道：父親以前跟着祖父住在幾條嶺後面的深山裏，種着玉蜀黍、蕃薯等雜糧過日子。靠了勤勉節儉，到了三十歲才餘下了幾個錢，搬到現在住着的這個地方來。據說他念歲時做了一件藍洋布長衫，一直穿到三十歲搬家那年還沒有破。所以我和弟弟們要是說這件衣服破了，那條褲子小了，母親就會罵：「你們這些

獼猴，祇知道吃好的，着好的……全不像你爹！他念歲做的長袍可以穿到三十歲，一生也從來不嫌這樣不好吃，那樣吃不來！」

的確，我從沒有聽見父親說沒有好菜吃不下飯的。除了生病，他吃飯總不要甚麼菜。七歲的弟弟有時吵着沒有菜，父親一聽到就要罵。有一次我說到營養，他便大不贊成。「見鬼！我從小只吃白飯，也活到現在！」

更使人啼笑皆非的，是他的「不刷牙論」與「蒼蠅無毒論」。他看着我「索索」地刷牙齒，就不耐煩的說：「真是擺架子，牙齒有什麼好刷的。我就從來不刷它，照樣不會蛀，也不會脫，祇是黃了一點。」幾年前日本佬侵擾時，一位國軍師長在我家裏吃飯。我至今還記得那位師長白白胖胖的臉，吃飯時四個人伺候着：一個打扇；一個盛飯；一個遞面巾給他揩汗；一個站在桌旁趕蒼蠅。村裏許多人都圍着看得「嘖嘖」稱羨，父親却在人羣中說了：「我想蒼蠅是沒有毒的。像我們，蒼蠅叮過的菜飯不知吃了多少，現在不也蠻好？」

父親現在已經五十多了，常常穿一身黑布衣服，那黑布，據說是最牢的通州青。黃蒼蒼滿是皺紋的臉，一雙乾癟的手，一看到教人敬畏三分。他唯恐我們兄弟敗了他那份辛辛苦苦積起來的家當。所以我們有什麼不聽話，或是用了錢說不出正當的用途，他就罵：「太子！我知道你們都是太子！」隨手賞幾個鑿栗，有時還關在房間裏打一頓。有一段時間，我竟天天被打，我恨極了，背後常罵他「守財奴」。可是現在我明白了：許多都市裏人說鄉下人「一個銅錢一條命」，瞧不起「鄉巴佬」，假如這些城裏人也到鄉裏去，要實實在在地一鋤頭一鋤頭才能積下幾個錢來，他們一定會視錢若命，至少不再說得那麼輕鬆。

雖然父親把錢看得很重，可是我每次向他拿錢繳學費，他却非常慷慨，說多少就多少。從他和朋友間的談話中，我知道得很清楚。他希望哥哥繼承他那出售火柴草紙的小店，弟弟種田地，我呢，求個一官半職，免得人家敲竹槓。假如八字好，幹個省主席之類也可以替家門增光。因此我每次到校的時候，他總是吩咐着：「小心哪！錢要放好，……嗯！你這個人口才不行，『種田靠雨水，做官靠張嘴』……」我確也曾被父親的希望引起過作大官的念頭。可是現在，我懂得了，官就是公僕，一個人所要效忠的不是家，不是自己，而是廣大的人羣！我想，父親以後準會失望的，不過我終是感激着他，敬愛着他！

雲岳仙館的二公

梁文醒

每天天還沒有大亮，「噹！噹！噹！」的鐘聲響過之後，接着是「咚！咚！咚！」的鼓聲，把睡興正濃的同學們從夢中驚醒。這是古廟早禱的鐘鼓聲。我們的學校就設立在古廟——雲岳仙館裏的。

三公是雲岳仙館的廟祝——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，額角上的皺紋是過去年月的記號，頭頂光禿禿的，幾絲銀白色的頭髮像黏在上面似的，細圓的眼珠在深深的眼眶裏閃閃放光；兩塊顴骨高高的，顯得非常瘦削，加上他那張像狗一樣的尖嘴巴，掉缺了的牙齒露出嘴外，遠遠望去，很像一隻老猴子。他的左腳因了風濕症，走起路來一顛一跛，十分吃力。每當更深夜靜，他咳嗽起來，聲音尖銳而響亮，像狗吠一般，令人聽了感覺到恐懼。

他性情非常孤僻，也許因為四十年來，他一向住在這不近人村的古廟裏。現在這古廟裏開了學校，熱鬧了起來，他反而覺得不習慣了。因此他容易動怒。記得有一次他正在吃飯，一位同學頑皮地叫他一聲：「三公！吃飯嗎？三婆哪裏去了啊？為什麼不待她回來一起吃呢？」他聽了就大怒起來，拾起飯桌底下的一塊柴頭便擲過去。他雖然討過幾個妻子，可是一個一個都離開了。今年暑假裏，他還招來過兩個來歷不明的女人，但是都沒有過幾天，騙了他幾個錢便逃掉了，結果他還是孤零零地一個人，伴着幾尊泥塑的神像過活——他侍候「菩薩」，藉此在愚夫愚婦的手中騙取生活費用。

他十分樸素，夏天只穿一件灰黑色的布衣，冬天則套上一件破舊的棉襖。吃的東西多是神前的祭品。他每天黎明即起，點着神前的蓮燈，以便善男信女們到來禮拜。逢着有求神醫病的婦人，他就趁機恐嚇她們，好多得幾個錢。被他愚弄的人真不知多少。偶然有幾個拜過了神，病自己好了，就死心塌地以為是菩薩靈驗。所以數十年來，他能够捧着那隻老飯碗。

雖然他靠神吃飯，自己却並不見得篤信菩薩。有一個晚上，他突然肚子痛起來，卻到學校的庶務處索取濟衆水醫治。還有一次，他說起物價高，生活難。劉老師帶着笑對他說：「你爲什麼不向求神治病的人多要些錢

呢？」他說：「有錢的人有了病會請醫生看。求神的大多是窮人啊！」從這兩句話裏，我們便可以知道他也很清楚，自己的行業是騙人的。

宋子升先生

瞿明

宋先生是我小學時的國文教師。他是個六十開外的老頭子，擔任了好幾班的課。身體瘦長，嘴下留着一把斑白的鬍子，額上有許多皺紋。他一年四季穿着件破舊的棉布長衫，要穿得油光光的才脫下來請工人洗一回。他的妻子兒女自日本人來時逃難失散了，所留的一間破草屋，幾塊土地也賣完了，所以他專靠教書過日子。

他是個落第秀才，「子曰」「詩云」讀得爛熟，老替人家做呈文，做狀紙，做祭文，做對聯。他又寫得一筆好字，做事認真，所以能弄得很多的「外快」錢。我們學校校長因為看他行，請他擔任了六班國文，十多年沒有換過。雖然他錢比別人賺得多，可是一兩個月的積蓄，不消三兩天就輸光了。

我在他手上讀了六年級下學期。他很喜歡我，每天教到我房裏去坐坐，晚上還教我讀「子曰」，很詳細的講解給我聽。因此我也喜歡他。他還要我拜他做「乾爹」。上課時也每每喊我站起來問。別人答不出的時候，每每稱讚我如何如何好，我只得漲紅了臉，低下頭來。同學就背着他冷笑我。

每回上課時，他開頭就是幾句之乎也者，弄得我們半懂不懂；然後就打開書本選幾課文言讀了。他常常說：「你們的程度太低，很本够不上讀文言。」又把書前前後後翻一陣，歎口氣說：「這教本要不得，多半是些俗話，看一下就懂，沒得什麼可講。只有文言文，念起來又好聽，講解又非常難，不把孔夫子的書讀通是不行的。」接着便在古文觀止上找一篇文字，油印了叫我們讀。讀了一遍之後，就叫我在黑板上抄詞句解釋，別人就照着我抄。

晚上，他也和我談到國家大事。他老是抹着鬍子，氣憤憤地說：「啊？中國沒搞好，打打仗，妨礙文化進步，殺死多少人。在前清時代，要清平得多。記得我小時候，就安安然然讀聖賢書，哪像這鬼世界，學生還要鬧

事。中國不出一兩個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之流的英雄人物，還不得了。……嗚呼！中華將危矣！痛哉！」

一大套「感慨」之後，便是一個長久的靜默。他又高興地說：「宋子文當什麼呢？」我說：「行政院長，現在不當了，」「好人才，聖賢書讀得好，口筆兩全，不然怎當得行政院長，這麼大的官。」「大官。」我默默的回答。他又把我搖一搖，「喂！喂！」我勉強擡起頭。「宋子文，我們這宋，又是子字輩，同輩，我們宋家的大人物呢！」他伸着大拇指，指着自己的鼻子。每天夜裏這麼談一大陣之後我就替他打洗腳水，替他在作文簿上加圈，直到深夜才睡，這般努力，希望他在期終多給我幾分。

有回同學失了東西，報告了他。他就在課堂裏大發牢騷，板着臉把那不可知的偷兒罵了一大頓，然後教訓我們：「『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！』這是聖人的話：……於是之乎也者的一大套。我們睜大了眼睛望着他。下了課，他把全班同學一個個喊到他房裏去打手心，只有我除外。

有時候有人約他去打牌，直到半夜才回來，要是輸了錢，就歎息說：「打牌不是好事，錢又去了，樣子也不好看。希望你們切不要幹這把戲，我也從此不搞了。」但是過了幾天，偷偷的又去了。輸了回來，又自己歎息說：「賭博場上無父子……」有回我問「先生！你不留些錢過老嗎？」他氣着了，罵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？」但是日子久了，他又一樣的賭。

週會時他演講說：「你們這些人，不安分守己，天天鬧事。你們是學生，一切還在是學。外邊的事，輪不到你們干涉。他搞他的，你安心讀你的書。你們如果鬧的話，就是不曉事的鬧。愈不曉事，愈知識程度淺，愈會亂鬧。蔣主席好學問，他部下人才好多，總比你兒的多，年紀大……我們小學校倒還好，沒得這些事；就是你們升了中學，也不要多事……」

我們受了他這樣的訓練，真的不再鬧事，一味用心讀書，連操場上也少去了。在那裏畢了業，我居然文縐縐的，也會寫對聯，曉得幾句唐詩，不時哼着，自己覺得心滿意足了。

我進了中學之後，假期裏也到他家去過幾次。他還是在教書，可是人更老了，斑白的鬍子變成雪白的，走路也要扶着拐杖。我想，他不久便會死去的。

固執的老蜘蛛

任 舒

于老伯是我父親的老朋友。他比我父親大十歲年紀，所以父親很敬重他。

父親時常對我說起于老伯。他說，于老伯的學問很好，但是命運不濟，二十歲時考中了秀才，可是始終沒有中舉。據說，在戊戌政變那年，于老伯很有把握考中舉人的，但是革命的浪潮打破了他功名的美夢。因此，于老伯痛恨「革命黨」，痛恨一切革命以後的事物。父親說：「于老伯的頭腦自然不免陳腐些，卻仍舊不失爲一個君子人。」父親告誡我，千萬要尊敬于老伯。

因爲這樣，我看到于老伯，總是十分恭敬的向他行禮。

「噢——是舒姪嗎？哈哈，你好吧！」他把拿着水烟袋的右手和拿着紙捻的左手合起來向我拱一拱，「老太太好吧，老太爺在省會裏也好吧？」

「託老伯的福，爸媽都還康健！」我說着不習慣的客氣話。

「哪裏哪裏！舒姪，聽說——」他吹燃了紙捻，很從容的抽完一筒水烟，又深深地吐出了口中的烟，才接下去講：「聽說你們學校裏在教古文了，有沒有這回事？」

「是的，有時選幾篇古文讀讀。」

「唔，這還成話。你想，像你們這樣的年紀，連四書五經都還沒有讀過，這種學校算是甚麼學校？——一個人不知道聖賢之道，如何做人？唉，所以現在的世道會攪得這樣糟！……」

接着他感慨的搖着頭，照例開始了他的訓誨；——孔子怎麼說，孟子怎麼說。我也照例得裝出注意聽講的樣子。可是，聽他那連篇的「之乎者也」，恰像讀沒有標點的古文，使人悶得發慌。我往往會想起「孔乙己」來。

有時候，于老伯也到我們家中來。這就苦了母親，她得把藏在舊箱子裏的水烟袋拿出來，擦亮了遞給于老伯。他喝茶一定得用有蓋的瓷碗，據說他看見了玻璃的東西就頭痛。

于老伯就開始同母親談話，談的總不外乎前清的事：什麼朝珠啦，辮子啦等。于老伯老把母親看作詞志。因為旁人不能像母親那樣的耐心來聽于老伯的話。

有一次，于老伯在我的書架上發現了一本高爾基的小說，這使得他十分驚奇。他戴上黑邊的眼鏡，小心地翻開書本，把鼻子貼在書本上移動着。看了半晌，他指着書上的一個「她」字，問我說：「這是甚麼字？」

我說這是「她」字，和「他」字的意思一樣，是指女性而言的。這使他異常憤激，他說：「我們不是倉頡，怎麼好遷空造字！況且，聖人也不敢造字呢！你們是甚麼東西？」隨即他又感慨的說「世風」是「日下」了；又說後輩簡直不把聖賢放在眼睛裏。

「但是于老伯，時代是不同了呀！」我忍不住說，「在你們那時是十九世紀，而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啦！」

「甚麼？」于老伯拋開了書，從眼鏡架上面望着我說：「甚麼十九二十？」

「我是說，時代是在前進的，……」

母親恰好走了進來，她用眼色截斷了我的話。

「小孩子曉得些甚麼？于老伯，您老人家用飯去吧。」母親很恭敬的請了于老伯出去，又用眼光責備了我。吃飯的時候，于老伯的牢騷比平常多上一倍。他還用筷子指着我，對母親說：「舒姪這孩子是聰明的，不過得好好管教他——人愈聰明心眼兒就愈活……」

在于老伯回去之後，母親微笑着責備我說：

「傻孩子！和一個頑固的老人講甚麼進化，是沒有用的——爲甚麼要使一個可憐的孤老兒感到難堪呢？該可憐他才對。你想，他所愛的只有一個兒子，而兒子卻不愛他！……」

于老伯有一個兒子。據母親說：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青年，有知識，有禮貌。但是他不愛他的父親。他曾經罵他父親是一個「固執的老蜘蛛」。在一次劇烈的爭吵以後，他就離開了家庭，永遠不回來了，連信也不寫回來。自然，于老伯心裏是非常想念他的兒子的，表面上卻顯得很冷淡。只要誰偶然談起他的兒子，于老伯馬上痛苦的低下他的頭去，喃喃的呻吟着：「這畜生……」這樣一直要到紙捻燒痛了他的手，才會驚醒過來。

舊曆的新年，我照例得到于老伯家中去拜年。——這是很使我苦惱的一種工作，我本來就不高興拜年，何況于老伯那裏去，拜年當真得跪下去叩頭的。然而今年，我卻意外的豁免了。母親告訴我，于老伯已經死了。

「死了？」我吃驚的說。「甚麼病？」

「還不是老病？不過受了些風寒。照理，這種病是可以醫得好的；但是于老伯不准家裏的人去請醫生。他只相信那些開草頭方的中醫。後來他的病逐漸加深起來，終於在年底死了。」

最後，母親還補充似的說：

「于老伯真是一個『固執的老蜘蛛』！據說在臨死的時候，他還掙扎着教訓他家裏的人，絕對不准去請西醫，他說，西醫都是洋鬼子的奴隸，要是他們去請了西醫來治他的病，這就是『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』！他要學習『會子易箠』的精神。」

——就是這樣，于老伯做了君子，冥目正寢了。

蕭棣——這個不可磨滅的影子

殷 滔

今天飯後上街去，遠遠看見個穿着套黑布學生裝的人，頤長的身體，黑蒼的臉，架着副近視眼鏡，呀，這不是蕭棣？

頤長的身體跟我愈離愈近了，連他獨有的爽朗的笑聲我也似乎聽到了，他左手也像習慣伸在袋中摸花生米吃似的。「是蕭棣，一定是蕭棣！」我快活得跳了起來。

可是蕭棣早完啦！果然那穿黑布學生裝的人毫無表情的從我身邊擦過。我望着那頤長的背影消逝在人羣中，像被判了死刑似的失望，悲哀。雖然眼前是熱鬧的街市，可是我比走在墳堆中還來得寂寞，來得空虛。

說實話，我和蕭棣認識得並不久，也談不上有多少交誼，可是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爲什麼他的影子老繞在我心頭。

去年，將近放寒假的一個晴朗的假日，我出去逛街，不留神打破了一戶糖果店的櫥窗。我身邊沒有錢賠，所以像逮住了的小賊似的，被店員和看熱鬧的人團團圍住了。我難受極了，恨不得插翅飛去。就在那時候，一個頗長的穿着黑布學生裝的人出現在我面前，黑蒼蒼的臉，架着副近視眼鏡，滿嘴是花生米屑，當時我急昏了，也聽不清楚他對店員說了些什麼。總之，他替我賠了錢，拾起了付錢時掉在地上的一張稿費收據，帶着爽朗的笑聲，把我從重重的人羣中拖了出來。

被解救了我的我，簡直胡塗透啦！非但沒有向他道謝，也沒有問他姓名，反而沈了頭，一縷烟似的下死勁的奔回了學校。

因為「矜持」和「自大」，恐怕自己要「下面子」，所以我沒有對任何人談起這件事。接着寒假開始了，這件事也跟逝去了的日子一同在我腦海中褪了色。可是那黑蒼蒼的臉，頗長的身子，尤其是那爽朗的笑聲，反而在我心中一天天的加深。

今年春天，開學還不久，有一位老師被捕了。同學們開緊急會議來商討營救的事，我第一次被班上推做代表去出席。

剛走進會議室，就聽到一串怪熟耳的爽朗的笑聲，擡頭一看，呀，主席位上頗長的身子，蒼黑的臉，帶着副近視眼鏡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想起了去年那件事。立刻，不安侵佔了我的全身，我臉上不止一次的泛著熱潮。雖然會場上緊張熱烈，我只是低了頭，好像自己不在會場上似的。

但最後，還是主席沈着的結論，叫醒了我：

「是的，×老師已經被捕了，營救是他的學生的責任，誰要逃避，誰不負責任的，誰就算不上是人！」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聲。

這笑聲使我更加不安了。我的頭沈得愈下了。好在會議散了，我像被赦的犯人似的恨不得一步就跨出這會議室。可是遲了，遲了，那個頗長的穿着黑布學生裝的主席，已走到我的面前了。

人的熟悉
慚愧，感激……交集在我的心頭，我很想謝謝他去年的事。可是我下意識的把頭沈得更低了，臉熱得像燒紅

的爐子。

「忘掉牠，爲什麼老記着過去的事呢？眼前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做！」他那沈着的聲音，把一個字一個字像鐵錘似的打進我的心頭。

一剎那間，我從自大，矜持的心情中解放了出來，我擡起了頭，第一次正眼看着他。他，黑蒼的臉，架着副近視眼鏡，滿嘴的都是花生米屑。

「好！我們立刻開始工作！」他的左手伸進袋去，摸了把花生米給我，就很快的離開了我，只留下一串笑聲，那樣的爽朗，響亮。

從這時候起，我算是認識了他——蕭棣！他比我高兩班。

漸漸的，我知道了他有個很「好」的家。有田有地，父親是個什麼官，母親是個慣於「沙龍」「派對」「羅宋」「撲克」的婦人。他爲了不願看見這垂死的一羣，就斷然的離開了他們。

漸漸的，我知道他寫得一手出色的文章。他常無條件無限止的幫助着別人，不論認識與不認識的——我就親身受到過他的幫助。

蕭棣——這不滅的影子，就像紮了根的常出現在我心頭。

又到了石榴花紅遍的五月，學校裏爲了反對學校當局扣住同學的膳食費，掀起了巨大的浪潮。爲了要吃飽肚子，爲了要活命，同學們全都站在一起，聯合了起來反對！

蕭棣負責了「快報」和宣傳方面的事。他那銳厲的筆增進了同學的勇氣，引得了社會上多少人的同情。他揭發了多少學校當局的陰謀。在全體同學的力量下，那挪用同學的膳食費來做生意的校長，終於調任了。

可是也因爲同學的勝利，蕭棣和其他幾個同學爲那一些「人」們仇視了，尤其是蕭棣。一個正義的人往往不顧到這些。當我叫他留心點兒的時候，他只回答我一串爽朗的笑聲，左手又掏給我一把花生米。

「這個世界，是惡人的巢穴，」記不起這是誰說的，話真是對透了。在校長調任令發表後的第三個夜晚，蕭棣照例在校門外的小河邊散步，四五個歪帶着呢帽的「人」們強把他架上了吉普車，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等

到大批的同學趕去，只見河邊撒了滿地的花生米，一本摘記簿飛在一旁，還有一粒鈕扣，這證明蕭棣在被架時候曾經激烈的掙扎過。河邊站滿了同學，可是那樣的沈靜！那樣的沈靜！使我想起一串爽朗的笑聲。

我慢慢的打開那本摘記簿，在扉頁上，有他用紅墨水寫的：「苟活在淡紅的血色中，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，真的猛士，將更奮然而前行——魯迅」

是的，「真的猛士，將更奮然而前行！」這巨人的話將跟你——蕭棣，永遠的烙在我心頭。

擦皮鞋的孩子

林國熙

每天走過門前的行人道，那些擦皮鞋的老是招呼我，他們一個個伸出手來，似乎要把我拉上他們的椅子。但是我却吝嗇得從沒有光顧他們一次。

擦皮鞋的一羣中，有一個小孩，年紀約莫十四五歲。雖然他和同伴們一樣的穿得破爛，儀表還文雅。他老是孤獨地坐在小凳上，一聲不響的盯住每一個行人的腳，卻從沒有站起來兜攬過生意，也從沒有發出一聲「皮鞋要擦嗎？」的要求。

有一天，我因為有些不舒服，所以沒等到放學，就請假回家了。路實在並不算遠，可是不知怎樣越走腳越覺得沈重。挨到門前那鬧市，我幾乎要倒下來了。我想：到涼茶店裏飲杯涼茶吧，但是我最怕吃苦茶。那末還是破例擦一次皮鞋吧。而且皮鞋確也乾枯得要上油了。

我頹然地坐上那孩子的椅子，把書本往膝上一擱。這意外的事件便使那孩子驚駭了。隔了一會，他方才鎮靜地說。

「先生，你倦了，坐一坐吧。」

這孩子沒有動手擦我的皮鞋，他大概知道我從不坐在街上擦鞋的。

「是，倦了，我有些不舒服。你擦吧。」

孩子在我的吩咐下工作了。他對這個工作並不很純熟，上油和拉布手段都有點笨拙。在工作時，他不止一次擡起頭來望着我，那純良的眼光帶有幾分畏怯。

經過兩分鐘的休息，我漸漸地復原了，於是我問。

「你幾歲呀？」

「十六。」

「一天的收入能夠過活嗎？」

「看情形——生意多才馬馬虎虎過得去，要是風雨天，我們一家人便要捱餓了。」

「你父親是做啥的？」

「在屋裏，抗戰中他給日本鬼打傷了大腿，不能走動，在屋裏照料炊飯。」

「你娘呢？」

「賣菜的。」他看了看我，帶難為情似的說。

擦到另一隻鞋時，我們又交換了一些簡短的談話。我知道他名叫陳小志，東北人，房子給鬼子燒光了，財產遭搶光了。他們一家人逃了出來，一直流浪到這個南方的城市。他家裏還有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，他自己讀過二年初中。

這淒涼的身世引起了我的同情。從此，我每天走過他身邊，我們總交換了一個笑臉，或者談一兩句話。偶爾談到他家鄉時，他擡起頭來望着天空的白雲。可是，一會兒又低下頭來，面上露出失望的神情。有時我看他凝神在讀一本書。我爲了怕擾亂他，就匆匆在他旁邊繞過。

一到冬天，這城市照例是一串陰雨的日子——接連着十多天，飄着霏霏的冷雨，空氣陰寒而鬱悶。爲了上學，我每天仍要走過那條鬧市，但那個擦鞋的——陳小志，却不在原來的地方了，自然，在這樣的日子，有誰願意坐在街頭擦鞋，吃西北風呢？

一個星期日的早晨，外邊仍舊飄着冷雨，我剛起來，就聽到街上有人喊，「擦皮鞋，擦皮鞋，」聲音似乎很

熟。憑窗一望，原來就是陳小志。我想：大概雨下得久了，阻礙了他的生路，使他不得不冒着風寒，出來體驗生活的苦味。我就把家裏的幾雙皮鞋統統拿下去，在門口招呼他。他回過頭來，向我苦笑了一下，便走進門來，動手就擦。我們彼此都沒話可以說，好像感到我們兩顆心已經緊靠在一起，又彷彿永遠不能連繫住似的。擦完了皮鞋，他一聲不響，掉頭便跑出門去了。我趕忙拿了鈔票趕出去，一面喚他，一面揮手。但是他不理會，只回過頭來苦笑了一下，搖了搖手，便消失在烟雨中了。我默然地站着，一種惆悵憂鬱的情感，佔據了我的心，好久好久，我才頹然的回進了屋裏。

天晴以後，我再走過那條街，別的擦皮鞋的都仍舊在兜攬着生意，只有陳小志不在那兒了。

過了三四天，我一直沒有見到他，只見在那老地方出現了另一個小孩子，相貌和陳小志相彷彿，只是身材矮小，臉孔更蒼白。他所用的一副傢伙，也就是從前陳小志的。不用說，這一定是他的弟弟了。

爲了要探聽他哥哥哪裏去了，我走過去，坐上他的椅子。這也許還是他開業以後的第一樁生意。從他那不鎮靜的手法看來，他的心在這時候是很激動的。

「你不是有個哥哥嗎？」隔了一會，我終於問。這問使他感到奇怪。他擰頭打量我一下，但是眼光不敢跟我的眼光相碰。他知道我沒有惡意，才簡單的答道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哪裏去了？」

「昨天起他改作拉車了。」

立即，一幅慘厲的圖畫出現在我眼前……是兩隻瘦削的小牛，牠們艱苦地拉着沈重的犁耙，打在牠們身上的，是一條生活的鞭子。

擦好了鞋，我給他五十萬元，便趕忙向學校去。當我回過頭來，那孩子正把三張鈔票放進口袋裏，仰頭凝望着天邊的白雲，面龐上泛出一層欣慰的笑容。

從那天起一直到現在，我還沒有見過那位哥哥——陳小志呢！

童年的夥伴——阿壺

勁 艸

「菩薩保佑，獨眼奶奶生意倒還好，只是人畢竟上了年紀，經不得累，可憐跑趟爐回來，就得在牀上躺大半天。她自己也說：『人老了，不中用。要是阿壺在着便好多了！』說到傷心時，當着人家面前就流下眼淚來。」

一個親戚打從鄉裏來，媽問到我那獨眼奶娘的近況，他便歎息着，告訴了我們這點消息。

阿壺是個頑皮而淘氣的孩子。尖尖的臉，勾勾的鼻子，黑黝黝的臉皮上，露着兩顆烏溜溜的眼珠。但是，給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腦後蓄着的一撮鍋鏟形的頭髮，這增加了他不少的滑稽風味。

他是我那獨眼奶媽的遺腹子。姓涂，阿壺是他的名兒。從小我們兩個孩子便在一塊兒生長。他似乎比我大半個月，別人都叫我們作「同年老庚」。鄰近一些時常玩在一起的孩子們每逢見着我們，老遠便會拉着嗓子唱道：「老庚老庚，點火吃煙，吃又吃不着，揪着老庚踢一脚！」我聽着別過頭來笑了，阿壺也眯着眼睛笑了。有時候他却唱道：「吃又吃不着哇，揪着你爺踢一脚哪！」嘴巴一歪，接着便是個鬼臉。

村上人和獨眼奶媽談起話來，老這麼說：「阿壺這小鬼真滑頭呵！」

可不是，阿壺向來吃虧不認輸的。小時候，我們穿的都是開襟褲，屁股終年總有一線露在外面，除非冬天穿了袍子算是例外。那時，隔壁的生根叔和一些熟悉的莊稼漢子，老愛拿着我們——尤其是阿壺尋開心。什麼打響屁股啦，稱鹽啦，割雞雞啦……有一次，生根叔和幾個長年在地裏鬆土，我端着個瓦罐兒和阿壺在園角頭捉蚱蜢。忽然，生根叔停了工作，蹣手蹣足跑到阿壺背後，一把將他捧起來，裂開嘴笑着，叫喚其餘的人說：

「嘿！——嘿嘿，來哇，來哇，捉住啦！」

大家都拍着手，笑嘻嘻地簇擁了過來，扯扯拉拉，把阿壺拉起來。有一個人手裏用棍子挾了一條僵死了的四脚蛇，拉開了他的褲襠，便裝着要咬雞雞；一壁卻恐嚇道：

「趕快叫『莫怪，』說——你『是個屁眼頭兒』，不，就讓蛇咬你啦！」

「哎喲，不怪不怪，你是個屁眼頭兒！」他閉了眼睛，不住的幌動着腦袋，笑着說。接着，他用力一掙扎，身子一側；像箭一般，從櫥櫃開外射出一泡尿來。托腰的和搬腳的兩個首當其衝，慌忙撒手，兩人胸前都沾着了一大片尿。阿壺被扔在地上。

他滿不在乎的一骨碌爬了起來，提着褲子一縷煙逃走了。我站在一邊瞧着，肚子都笑痛了。自奶爸死後，奶媽便開着一月小店，專販些油、鹽、瓜子、花生、香煙賣，因為人地熟悉，生意倒還不錯。遇到有事情要出去，便叫我和阿壺坐在櫃裏照應。那時我們還小，都穿着長布衫，兩人挨了櫃檯並排坐着，看去實是滑稽。阿壺看娘走遠了，便溜進房裏，打開米甕子，揀些偷了不着跡的零食來兩個人分着吃，眼睛卻注意着店門口。要是奶媽看見了不是玩的，不是挨打便要罰不准吃飯。俄肚子的滋味，阿壺不知嘗了多少回了。

村上人在奶媽處買東西多半要賒帳的。有回一個人跑來打油，正巧奶媽出去了，他便向我們打。說正等着要用，請記一筆帳。阿壺見沒錢，便說生人不掛帳。那人笑着道：

「唉，都是熟人。你給獨眼婆說，是塌下順生得了。」

「塌下曉得呵，等等囉，獨眼婆就回來囉。」他一隻手撥着頭，眼睛轉動着，說得怪自然的。那人躲不着，只好皺着眉頭逕自走了。

「呀！等等吧，獨眼婆就回來啦。」阿壺爬在櫃台邊叫，倒像很會做生意似的。

奶媽常說，阿壺的八字是個大八字，命裏註定要經商，三十歲便交好運，便可坐着當老闆了。所以母親把我迎回家來讀書時，奶媽便把阿壺也送進了學堂。她說做老闆要認得字，會記帳才行呀。

阿壺和我進的是同一個學校。初進去的一年，阿壺很認真，還考了個第三名，把奶媽高興得什麼的似的。到了三年級上，他不知在那裏弄到了幾本劍俠傳看，竟着了迷。口袋成天裝滿了石子，練習打鏢，說要去做劍俠哩。在學校裏，他老遠看見同學相罵，便大聲嚷道：「小子們休要鬥嘴；小爺阿壺來也！」說着，跑過來就把相罵的人拉開了。有時旁邊看的人說：「嘿！你看這禪頭發禪勁。」阿壺聽了，停住脚步，且估量一下對方，比自己小的便開打；比自己大的，他便瞄準一鏢，趕忙拔腳便逃。他說：「好漢不吃眼前虧。」

讀完了三年級，阿堯便輟了學。專在家裏幫着做生意。有時拿着一本帳簿替奶媽去討債。東家進，西家出。常看到他蹲在牆腳下，吮着手指數票子。村上都說阿堯能幹，獨眼婆福氣好。阿堯聽了自然也得意，就跟着嗓子唱上幾句：「斑鳩叫起咕呀咕，老妹子嫁個細老公；好比零都打鐵漢，炭子又無扯空爐。」阿堯肚子裏的歌謠真多，什麼調兒都有。都是玩耍時學來的，但是一上他的口，便永遠不會忘了。

阿堯十三歲上，獨眼奶媽便給他定下了房親。等他能自立賺錢的時候，再迎娶過來。下聘的日子，我被請去吃酒。到了奶媽家，卻沒看見阿堯。找了好一陣，才在碾坊裏發見了他，原來他正在靜靜的做着玩意兒哩。擡起頭來看見我，他便嚷道：「幫我做，幫我做！」

「做啥東西？」我問：

「豆腐風箏。」他一壁削着竹子。

「嘻！娶婆娘的人，還躲在這兒做玩的，不害臊！」我伸手刮了他兩下臉皮。

「哼！老子不要娶婆娘。」他說完便拋了手上的竹子，一縷煙逃了。這時我忽然發現，他腦後蓄着的那一撮鍋鏟式的頭髮已經剃光了。我急忙追了出去，想叫「阿堯娶婆娘，頭兒開了個光」。他已經逃得無影無蹤了。

這天早上吃酒的時候，阿堯沒有回家，各處尋遍了也不見人。奶媽急得要命。紅着一隻眼睛道：「婚姻大事，也躲躲藏藏，成啥體統？好在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然，出盡我獨眼婆的醜了。」直到傍晚客人都走了，阿堯才溜了回來。奶媽扯着他的耳朵跑進房裏，咬着牙齒正要問他的話，他卻從口袋中拿出一把小票子道：「我在墟上贏了錢；媽，只擲六把骰子哩，你看。」奶媽搶過錢，往地上一扔，坐到鋪上出聲的哭了起來。阿堯慌了，眼怔怔的站在一旁。他心裏也許還不明白，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三十一年春天，鬼子向贛西發動攻勢，我們家裏便向南遷徙。從此，我們和奶媽斷絕了音信。直到抗戰勝利，才從親戚口裏得着一點她的消息。說是獨眼婆遠在鄉裏，鬼子來時，她從沒離開家裏一步。一個人靠着做小生意過活，也給人家洗洗衣裳。問起阿堯，原來他死了，是我們離開故鄉的那一年，有一天他帶了扁擔往山裏去砍柴，在山腳下給飛機丟炸彈炸死了。

家鄉的老虎

肖曼思

隔壁的幸四嫂，是個可憐的寡婦。自從她兒子當了保長，我們村子上便漸漸多事了。

冬天來了，這偏僻的地方就成了土匪的世界。他們一來打劫，連鍋子菜刀都要一掃而光的。因此我們雖然窮，也從沒有好好地安心睡過一夜覺。鄉長也許是爲了解除人民的痛苦，也許是爲了表揚自己的功績，隔不了幾天，總要派一兩班士兵出來剿匪——於是，幸四嫂的生意來了。

「量米啊！量米啊！每家半升！」士兵一來到我們村上，幸四嫂就是揩着幾個麻布袋，從這家走到那家，她笑着，小脚匆忙的搬動，心情是那樣的愉快。

有一天，外面正下着大雪，寒風在窗子口怒吼。我蹲在火爐旁看書。忽然，門開了，一雙不到三寸的小脚跨進門檻來。幸四嫂手裏提着大串的紅薯，背上背了兩捆蠻大的麻布袋。她年紀雖已四十開外了，可是臉色還是那麼豐潤。

「米嗎，」媽早知道她的來意，皺着眉頭，冷冷地說。

「嗯！半升！半升！一點也不要多，一粒也不能少！哈哈……」她笑了，在喘着氣。

「昨天來了，今天又來！搞什麼鬼！土匪又沒得……沒得……」媽有點抱怨了。

我知道米是少不了的了。走到房裏打開了米桶，耳邊又響起了幸四嫂的聲音。

「沒要緊！龍瞞娘，這是可以當作軍糧的！如果他們來收的時候，嗯！就沒有……哈哈……」我已量好了米。走到幸四嫂面前，打開袋子一看，裏面滿滿地盛着包穀，另一個小袋子裝了米；地上大串的紅薯，有紅的，也有白的。

「噯！好包穀！好紅薯！」我禁不住讚歎。

「哪裏！哪裏！當這些差事真晦氣哩！」她裝出不耐煩的樣子。「沒有米也就罷了，還要我……噯！我不是

看他們可憐，受不了士兵的槍桿；半升米，換包穀只換兩升，換紅薯只換三斤半，我實在虧了本哩！」她揩上了東西，做了一個鬼臉，出去了。

我闔上了門，聽見她哼着不成調子的軍歌——大概是從士兵口中學會的，走遠了；一羣不畏寒冷的孩子跟在她身後，跳着，笑着，喊着。

院子附近是我們幾家人的菜園。她老是帶着幾個士兵，提着籃子，大模大樣地走進菜園來了。大家眼看着她自己種的東西要被人家挖去了，少不了有幾分痛心和怨恨，可是臉上還要勉強陪着笑，抱歉似的說：「噫！今天沒有好菜！」要不然，下次就麻煩更加多了。

不論天冷天熱，我老看見她站在院子的門前，呆呆地望着那條大路的盡頭出神。那大路便是去鄉公所的。要是看到那些士兵走來了，她一定老遠遠地迎上去。我們院子裏的幾條狗也亂叫亂吠的趕了上去。

「死狗！死狗！瞎了眼珠！便隨便亂叫……」她拋石子啦，擲沙上啦……真弄得手忙足亂，好容易把狗趕開了。

有一次，不知道怎樣的，一條狗一下子把一個士兵的腳皮咬破了；地上滴着一點點的鮮血。我們面上只得說些不關痛癢的憐惜話。其實，除了幸四嫂外，每個人的心裏都是打着哈哈。

「非打死不可！非打死不可！」她憤恨得什麼似的。「來！我帶你去，那黑狗是趙二家的。」

在院子裏尋了好半天，終於，追到院子背後的竹山裏把黑狗打死了。只半天工夫，這隻可憐的狗兒便做了他們一頓豐富的晚餐。聽說由於趙二多方的請求，她纔大開恩典，給了他一些狗腸子。晚上我打趙二門口經過，他們也在吃晚餐了。只見幾個小孩子爬在桌上嚷着；其餘的人心裏都很沈重，不去碰碗裏的東西。

到了「農村四月間人少」的時候，我們因為田裏工作繁重，總要想雇幾個短工幫忙。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短工們老是愛在外面說長說短的，菜沒有啦，酒不夠啦。可是，幸四嫂雇人就大大不同了。她脾氣很古怪。譬如說，她家明天要插秧了，今天的晚上，她還不肯露出風聲。這麼一來，真苦了村上的那些青年人！他們焦急的探聽消息，幾乎忘了自己的工作。因為誰要是不趁這機會在她面前賣力氣獻殷勤的話，第二天晚上，鄉公所來

幾個士兵，還在夢中便給捉去當壯丁了。

一天早上，她屋子中擠滿了青年人，他們議論紛紛的嚷着：

「這塊地皮，修座六排五間的屋子，最恰當！看起來又闊氣！」

「嚶！後面有個好龍山！」

「……」

第二天，他們擡石頭啦，搬樹啦，挑瓦啦！真熱鬧極了；他們雖然沒有工錢，面上都表現得很快活，似乎沒有一個感到疲倦。

有一天，趙二死了一隻老牛，照例割了一斤肉去給幸四嫂。也許是趙二該倒霉，碰了滿鼻子的灰。

「一斤，拿來做什麼！」幸四嫂板起面孔。

「別……別人……也……也是一……一……」趙二吉巴巴的說。

「嚶！嚶！起碼……」她氣越發大了。第二天，竟給趙二戴了一個「屠殺耕牛」的罪名，抓到鄉公所去坐了兩天的牢。從此，親自上幸四嫂的門來送牛肉的，送雞婆的，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們坐在火爐旁邊談天。

「嚶！大約在十五年前吧！」媽想了想低聲地說：「快要過年了，幸四嫂的男人便一命嗚呼了！那時候，她家裏非常的窮，兒子又還小着。爲了請別人幫忙辦喪事，不知在別人面前流了多少眼淚，受了好多的委屈！」

「這就所謂是『人不求人一樣大，水不下灘一樣平。』」爸說。

「從此，她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，村子裏沒有一個可憐她的，有些人還欺侮她！後來她兒子讀了幾年的私塾，做事也還能幹，不知怎地得到鄉長的寵愛，便做起保長來了。」

「也許是墳山好，八字好，沒到幾年的功夫便發起大財了！」爸好像有點嫉妒，也有點羨慕。

「門口牆邊那張倒在地上的破牀，幾張爛得不能再爛的椅子，便是她家裏那時的傢具。」媽指着牆邊說。在一個清涼的早晨，爸爸伴我進城上學去。在路上，碰着一個頭髮蒼白的老人。

「噫！大老爺上學了吧！將來讀出了書，回來當個把鄉長呀保長的。自己買一匹馬，舒舒服服的！」

「您老人家說得好！肖家要是有幸家那樣的攻山，那樣的八字就好了！」

我站在一邊，心裏感到很難過！在這村子裏，人們老是說這麼一套。我想不透，他們一邊在怨罵着，一邊還想着保長鄉長是怎樣的高貴。

放牛的孩子——細細

溫傳鏡

我有一個小朋友，名叫細細。是給鄰家放牛的，他今年十四歲，跟我很要好。

他有點聰明，有時卻聰明得有點笨。他沒有讀過書。

有一次，他在沙仔放牛。時候已傍晚了，別的牧童已經趕着牛回家去了，他的那隻母牛忽然崩了鼻，橫衝直撞的亂跑一通，弄得他無法可想！後來他心生一計，把那母牛的仔牛牽住了，那隻母牛也就跟着仔牛回家了。這是他聰明的地方。

又有一次，他騎在牛背上，而自己的肩上擡着一隻籬，籬裏盛滿了芋頭。我問他為什麼不把籬放在牛背上？他說：放在牛背上，怕會壓壞了牛！這不是他聰明的笨事麼？

每到星期日，我便跟着他到放牛的沙仔去玩。他的一手好把戲就是騎牛。他身子雖那麼矮小，爬上高大的水牛背卻很容易，只要拍手一躍就行了。落下來時也毫不介意，輕輕地飄下來。他在牛背上，並不把兩腳夾緊了牛身，屁股緊貼着牛背坐，卻高高的站着，有時還演一會把勢，或是翹起一脚，作坐車的樣子，或是倒栽牛背上，作老鼠搬物上牆的樣子，五花八門，令人看了吐舌。

他唱的山歌也很好聽，因為他聲音清脆，調子也有美妙的旋律，歌詞又有着濃厚的鄉村風味。我幾次請他教我唱山歌，但是他唱的山歌既沒有譜可以做依據，又沒有明顯規定的拍子，學起來很不容易。歌聲的高低快慢是他慣了的，他也無從告訴我，只有憑我自己暗中摸索，所以費了很多時間，我還是學得個三不像。

推車阿勇

曹揆百

鄰居阿勇是推獨輪車過活的。在鄉道上，這種最古老的車子還很通行；米、麥、豆、鹽之類笨重的東西，都靠這種獨輪車輾轉地搬運。

每天清晨，公鷄纔啼第一聲，阿勇的門外就有人在呼喚了：

「阿勇，阿勇，推一車豆上高橋云；時候不早啦，快。」

「來了，來了，」阿勇披上衣服，拖了鞋子，踢踢場場的摸索出來開門。

雇車的人有時還埋怨他怠慢，更有些性子急躁的會無緣無故地破口罵他；阿勇卻總是很溫和的。對人沒有一點愠色。一年到頭，他滿天星光下出門，滿天星光裏回家。沒有向人說過一聲苦，也沒有歎過一口氣。

在高橋碼頭上，有許多候接市渡輪乘客的黃包車和小車。市渡輪靠上碼頭，車夫們爭先兜攬生意，搶奪主雇。只有阿勇一個遠遠地站在一邊，昂頭望着；他不慣招攬雇主。要是有人問他：

「海濱浴場去嗎？」

「去，」阿勇望望。「有沒有東西？」

「要多少錢？」

「六元。」阿勇提起車把兒。

「四元去不去。」

「你算一算，合算，我推你去，不合算，你去請別人罷。」阿勇放下車把兒，很溫和地說。——別的車夫怕雇主還價，有意擡高車價。阿勇卻向來說一是一的。

要是你坐過阿勇的車子，你就知道阿勇是個親切可愛的人。沿村莊間名勝古跡，他全熟悉，他會一面推車，一面講給你聽。寶山城、炮臺、水災、搶險、海盜、每一件可歌可泣的事跡都講得清清楚楚的，足以使你感到驚

奇。於是有人會翹起了大拇指告訴你：「你不要小覷阿勇，他也是書香人家的出身。」

阿勇的父親是個塾師，也曾教出過好多個能寫會算的好弟子。但是在兒子阿勇身上，他什麼教法都失掉了效用。他曾把兒子鎖在書房裏，結結實實打了數十次，可是阿勇越是怕讀書。最後，阿勇逃出了書房，逃出了家。他父親最後也只好說：「孺子不可教也。」現在誰家孩子要是怕讀書，愛逃學，鄉裏人還把阿勇舉出來做教訓。

阿勇如今已是五十以上了，人家提起他的幼年的事，他不免有點悔恨。推車這一行實在太辛苦，風裏雨裏，忙忙碌碌奔波。因此他常說：「全是我自己不學好。」他妻子卻這麼安慰他：「還怨什麼，你爸爸幾個學生，現在都不中用了。看你爸爸最器重的萬阿二，也先是教書，教了三年就沒得教了，只好回到自己田園裏去翻泥塊。你還沒有萬阿二那幾畝地哩。豈不只有餓死嗎？」

在高橋碼頭邊的車夫中間，你看到一個身材高大，戴着氈帽，三角形的焦黃的臉，這便是阿勇。他腿瘦得像兩根竹管。可是別怕他在半路上拋錨，兩三百斤的車子，他推起來還毫不費力。有一天傍晚，一個主雇雇了四輛獨輪車，裝運貨物回家。三個車夫都是年青的，還有一個便是阿勇。上路的時候，那三個年青車夫嘲笑地對阿勇說：「老伯，這十多里路須得在日落前趕到；你排在後邊罷，可以隨時停歇，不要梗阻在前面了。」阿勇被他們奚落得口也不開，默默地提起車把兒，排在最後。於是，四輛車子，咕嚕咕嚕的，唱着單調的曲子前進了。阿勇把車頭緊緊盯住前面一個年青車夫的屁股，他們這樣一個個緊挨着，誰也不能慢一步，鬆一鬆力，歇一歇氣。三個年青的車夫咬緊了牙齒，漲紅了臉兒，汗珠不住地往下淌。剛才驕傲的笑容，不知在什麼時候丟掉了。還沒有走到三分之一，打頭的一個撐不住了，車頭兒一歪，斜向推在路旁，第二第三個順勢也停在路邊上，放下車把兒說：「老伯，你前頭去罷。」

阿勇年齡雖然老了，力氣還很強，這使阿勇很自傲。可是他那焦黃的三角形臉兒上，皺紋一天深似一天，竹管樣的細腿上，青筋也更曝出了，幾乎要跳出薄薄的皮膚。前日下雨天，阿勇替我推二擔白米回家。他踏着泥濘的道路，竭力支撐住兩條腿，兩隻腳踏入泥淖裏。我看着他推車的姿勢，使我想起是一隻老黃牛在挽車。但，這是人呀。

「阿勇叔，以後你不要再推車了。做做比較省力的工作，不一樣嗎？」

「這……這不能。生來是牛馬胚，自應當做牛馬生活。我阿勇推車推了幾十年了。雖然沒有過過好日子，可是說壞也沒有壞到哪裏。」

「可是很苦呢。」我想不出別的話來，只得這樣說。

「苦算得什麼。」阿勇笑了，「富的窮了，那真是苦；不是吹牛，我阿勇也瞧得多了。現在的人，只有用氣力去找飯吃。」

「有氣力，還不一定找得到飯吃呢。」我說。我想到現在正有許多人了業。

「往後我想不會再有這種情形了。」阿勇比我想得遠。

阿勇老了，雖然他的精力還沒有衰竭，他還能擔負青年人的工作。他一家五口，全靠他推車來養活。在許多靠固定薪金生活的人，終日惴惴惶惶的過日子。阿勇推了一輛車子，運麥，送米，雇價均用實物計算；物價漲落的狂潮，對阿勇很少影響。這種最賤的勞苦工作，也為一般公教人員羨慕了。

今年春天，有一天已是夕陽西下了，一個老婦人搵了一袋米走錯了路，沿路找人問路，正苦沒有人知道。阿勇來了，問明了地方就幫她搵了米送她回去。老婦人感恩之下，掏了一把米給阿勇說：

「送給你煮一頓粥吃。」

「用到這麼客氣嗎？你我都是窮人，我有的是氣力，還是你多吃一頓罷。」阿勇是窮人，他能體味到窮人的苦處。

媽媽和家

范大霖

父親把衣袋裏的錢在煙館裏倒盡了回來，總是抄家似的，這裏翻翻，那裏搜搜，把可以換到鴉片的東西都又拿着走了。等花完了，又會回來搜索一次。媽媽去嶺上或者園裏做活，總得把大門鎖上。父親就設法找鑰匙開進

去，悄悄的又搜索一場。如果找不到鑰匙，就氣沖沖的，大門也打破了。媽媽回來，還得受他的痛打痛罵。媽媽是在舊禮教下成長的。她的腦海中有的是三從四德。對於父親無理的迫害，她不但沒有膽子反抗，連分辯一句的勇氣也沒有。父親要怎樣就怎樣，他的話就是媽媽的法律。媽媽受了委屈，只有暗地裏對着牆壁，讓淚水來沖洗她心底的憂傷。

光陰一天天的過去，天上的月缺了又圓，圓了又缺了。田野間的草花，開了又謝了，謝了又新生了，梁上的燕子，來了又去了……祖父遺留下來的所謂家業，幾方荒坵，幾塊礮土，幾件舊傢伙，都從父親的口中化成了煙霧。他就死心塌地的拋棄了家，流落在外面過着放浪的生涯。媽媽和我們弟兄倆便守着這幢四壁蕭條的破屋子，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。哥哥不上十歲，就為飢餓逼迫，到陳家去放牛了。

對鄰的春花嬌嬌算是我媽唯一的同情者了。她曾把剩下的飯菜給我吃，也送破布給我媽媽補衣裳。有一回，她看到我家的煙囪幾天不冒煙，就向我媽媽說：

「嫂嫂！你這樣下去是死路一條呀！這種光景你還不捨得丟嗎？你怕世界上再找不到這樣的家嗎？何況你還有織布的手藝。若是不嫌我說得醜，我勸你還是早點打主意……」

「唉！我怎麼不捨得啊！什麼都捨得，連死也捨得了。丟不下的，就是這兩團肉……」媽媽說到我和哥哥，淚水便塞住了她的喉嚨。半晌，她含着眼淚說道：「前生造了孽，作了惡，今生才落得這個下場！縱使允許我把這兩團肉帶過去。作別姓人家兒子的滋味他們怎麼受得了？而且，他們的婆婆生前也疼我，曉得他們爸爸不成材，臨死怎麼的把這兩個孩子交付我。我若是去了，范家不就完了嗎？唉！只怪我前生不修，今生來受苦……」

「你的話也是的，只要把孩子帶大，吃些苦也值得。不過要好好教養，不要又像了他們父親的樣。」

「是的，我要好好教養他們，我要修修來世。」

春花嬌嬌看見了我媽抱着「非把這傾圮了的家扶起不可」的宏願，更加同情我媽了，她相信這個破敗了的家，會在我媽的手上復活。於是她時常來安慰我媽，還資助我們。

媽忍受着一切苦難。在她的堅強的信念下，當真把我們這兄弟倆養大了。更出人意料，我那死心塌地的父

親也在她的感召下新生了。可是無情的風霜與苦難，蝕得她滿臉是皺紋了。父親也老態龍鐘的。春花嬌嬌也在幾年前與世長辭了。假若她在世的話，也許會把當日的情形與我重溫一下吧？

寫到這裏，好像有人在我的耳邊說：「母親的光耀，好比太陽一樣，永遠地永遠地照着你的心……誰關心你的飢寒，誰督促你的學業？只有偉大慈祥的母親。她永遠不感到疲倦，殷切地期望你上進。爲了你，她受盡了人世的苦辛。你不見，她額上的皺紋一條條在加深，你將怎樣報答母親的深恩……」

嚴冬到了，媽媽好好的保重身體！異鄉的孩子在爲你禱祝！

我的小弟弟

何永繁

我的小弟弟今年才兩歲多，可是他什麼都懂，什麼話都會說。我非常愛他。

我每次放學回家，弟弟就叫我抱，還在我的耳朵邊輕輕的說：「二哥！一會我要了錢給你買糖吃呀！」我點點頭。過了一會，我對他說：「媽來啦，快要去錢吧！」他兩個眼珠打個轉，好像在想什麼似的，最後說「對。」我放他下地，他就到後邊屋子裏去了，一會兒他低着頭不高興的走出來。我故意問：「錢呢？」「媽不給。」「我倒還有錢呢，」我說。他聽了說：「你先買吧！一會我問媽要了錢再還你。」我最愛聽他這樣有情有理的哄人的話。晚上吃飯前，他常把桌上的筷子收集起來，非得向他說好話他才肯給。吃完了飯，桌上的筷子也要他獨自一個人送到廚房去。別人要拿，他就要用哭來唬嚇人。

他愛穿得乾淨，如果衣服上面有了一點髒，他就嚷着要換。早晨天剛發白，他就要起來穿衣服，洗臉。有時候母親忘記了給他洗，他就要哭。有的時候他比我們都起的早，就喊我說：「哥哥不嫌羞，還不起來上學，一會媽要打你們哩。」他看見大家都刷牙，他也要刷。有回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，他不知道怎麼的想起了刷牙，把一管牙膏都擠了出來，弄得桌子上，身上，嘴上，滿都是牙膏。母親看到了氣得想打他，可是看他那天真的樣子，也就打不下手了。他看見母親生了氣，就說：「我刷牙呢，媽！」母親罵他說：「你還會刷牙呢？把牙膏都弄完

了。」他看着桌子上的牙管怔住了。

弟弟看見我們都上學去，他也要上學。他要母親給他做了一個小書包，成天背着，睡覺的時候都放在身邊。書包裏面放了一本書，一支舊大字筆。他一天到晚總是在寫在畫，弄的身上；鼻子上，嘴上，全是墨。有一次竟把父親新買來的白禮帽也畫的亂七八糟。爸爸看了很生氣說：「你在幹啥！」「我，我在練習寫字呀！」他好像很有理由似的。父親說：「怎麼在帽子上寫起來了呢？」「紙用完了！」他說。爸爸沒法，只好笑着：「下次不許在帽子上亂畫了。」

弟弟的模仿力很強：他有一把小剪子，老是拿在手裏亂剪東西。什麼信封呀書呀都要剪，有時竟把有用的信都剪了。問他剪什麼，他回答說：「我做鞋樣呢！」

如果來了個客人要問他什麼，他的回答熟習透了。「你幾歲啦？」「兩歲。」「哪兒人呀？」「東北人。」「姓啥？」「姓何。」「叫啥子？」……「叫娃娃。」父親叫他行禮，他就很規矩的行了一個禮。直到在客人面前玩倦了，他眼睛小下來，把聽熟了的母親的催眠曲唱了出來，惹的客人直笑，稱讚說：「這孩子真聰明！」

他很靈敏，父親每次換了衣服，戴上帽子，他就問：「你幹啥去？」父親笑着說：「哪兒也不去。」他又反問說：「那你換衣服幹啥？別騙我啦！給我帶糖回來！」

林海的哲學

珍藝

「錢沒有時沒有得用。要是有錢還不用，那麼一生一世，還有用錢的時候嗎？」

這是隔壁叔叔家的長工林海的話。他每次領得了工資，當天晚上就在村前小店門口大談其「用錢論」。許多人也都是曉得了的，今天林海一定是領到了工資了。幾個平日賭慣的就順着他的口氣，慫恿他說：「對的，林海！有了錢還不用，一生一世還有用錢的時候嗎？今晚我們又麻將呢，還是打牌九？」林海看到自己的話有人贊同了，更得意的說：「嘿！那些只會賺錢不曉得用的，將來就只好去睡銅棺材，把鈔票墊棺材底，那才是發悖

呢！哈！像我，好！隨便的，牌九也好，麻將也好！」這樣，他就和幾個人坐下來了。因為他賭博的機會有限，手段不見得高明，常輸得一個錢不剩才罷。於是他站起來長長的打一個呵欠，輕鬆地回去鑽進被窩睡了。第二天人家問他：「昨夜怎樣？」他却毫不在意的說：「輸了。譬如生一場病！」

有幾次，他不幸錢還沒有輸完，而別人爲了夜已深，不願再賭了，他就把所剩的錢都買了糕餅當點心。一面嚼着，一面說着：「譬如輸光了，落得吃。」有一次，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，他手風好，等停手時，贏了一些，他就喊店家拿一包銀行牌香煙來，打一斤酒，又買了些下酒的，大嚼一場。他又發表了議論說：「平時沒有吃，吃也吃得不好，這回贏了再不吃，一生一世還有得吃嗎？——譬如又輸了。」

他還常常對人說：「做人，死了爛了，落得寫意些，有錢時，用。譬如不賺。」更有一次，他在外面賭博，小偷光顧了他的「臥室」，把他的幾件衣服拿去了，他也毫不介意，對人說：「譬如媽不做給我吧！」

他這樣用「譬如」想通了萬事，所以非常樂觀；更從沒有愁眉哭臉計較得失的事。

有一天天下雨，他不下田裏去，看見我在家裏看書，就走過來對我說：「珍藝，何必如此的用功呢？讀書也是着力的，你有得好了，譬如我一個字不識。」我對他笑笑。

至於他的家庭狀況，我也很清楚，就只有兩間草屋；五十多歲的母親，還替人家做些針線過活；沒有妻小，也沒有兄弟姊妹。

他的相貌舉動，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，就只有他的一點「人生哲學」很奇特，所以我把他記了下來。

我

「開明少年」三週年

紀念徵文選集

這是從六百多篇應徵稿中選出來的

三十幾位少年的自我介紹，自我批判。

在這本小冊子裏，

你可以看到中國少年怎樣在艱苦中成長，

你可以看到新中國的希望。

在這本小冊子裏，

你可以找着你的朋友，

你可以照見自己的影子。

每冊定價○·三○

「開明少年」及「中學生」兩種雜誌經常舉辦徵文，歡迎讀者諸君投稿。

少年們的一天

「開明少年」二週年紀念徵文集

我們請少年讀者把去年五月十日那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記下來，從兩百篇應徵稿中選出四十篇文字，集成本書。作者遍佈全國，因此時代氣味極濃厚，卷首有葉聖陶先生的序言。

每冊定價○·三○

忘不了的事

「開明少年」徵文選集

「少年們的一天」出版後很受歡迎，讀者來信希望再來一次，因此我們又請大家把記憶中印象最深的事記下來，來稿四百多件，很多情文並茂的好文章，這裏收了三十二篇，附有插圖。

每冊定價○·三○

開明少年叢書

少年經濟學講話

崔尙辛著 定價○·五五

文章例話

葉聖陶著 定價○·七〇

讀和寫

沐紹良著 定價○·七〇

詞和句

孫起孟著 定價○·五〇

地球的歷史

雪提維奇著 陳應新譯 ○·五〇

少年化學實驗手冊

顧均正著 定價○·七〇

火與燄

章士倭譯 定價○·五〇

人類是怎樣長成的

古列夫著 陳應新譯 ○·五五

父母子女

宋真法譯 定價○·三五

生物趣味

姚毓璆著 定價○·五〇

飛機潛艇及其他

符其珣譯 定價○·四〇

少年電機工程師

符其珣譯 定價○·七〇

孩子們的音樂

豐子愷著 定價○·五〇

人類之家

胡仲持譯 定價○·七五

名人之芽

田惜庵著 定價○·七〇

航海的故事

劉虎如著 定價○·四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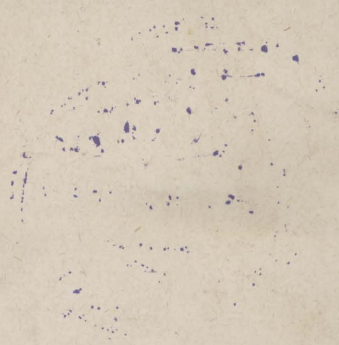
開明書店印行

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價數發售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9318B



(462)